

查密莉雅

作者：钦吉斯·艾特玛托夫

这会儿我又一次站在这幅镶着简单画框的小画前面。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回家乡去，因此我久久地、出神地望着这幅小画，好象它能够对我说些吉祥的临别赠言似的。

这幅画我还从来没在展览会上展出过。别说展出，就是每逢有亲属从家乡来看我，我都尽量把它藏得远远的。其实，它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可也远不是一幅艺术精品。这幅画很朴素，朴素得就象上面画的那片大地。

这幅画的远景是暗淡的秋天的天际。在遥远的群山上方，秋风催赶着片片疾驰的行云。近景是一片赤褐色的长满艾蒿的草原。道路黑黝黝的，刚刚下过雨之后还没有晒干。

路旁是已经干枯的、被踩断的密密丛丛的芨芨草。顺着被冲洗过的车辙，有两个人的脚印伸向前去。越远，路上的脚印就显得越浅，至于那两个旅伴：看样子只要再走一步，就会跨到画框外面去了。其中的一位……不过，我这话有点扯远了。

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。那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。我们的父兄在遥远的前方，在库尔斯克和奥勒尔附近苦战；我们——当时都还是一些十四、五岁的少年——在集体农庄里劳动。天天干不完的重活儿，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，如今压在我们还没有长结实的两肩上。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又偏偏碰上特别酷热的天气，几个星期不回家，日日夜夜在田野里、打谷场上，或者在往车站运粮的路上。

在一个酷热的日子，镰刀都好像因为收割磨得发烫了，我从车站坐空车回来的路上，决定顺便回家去看看。

靠近河滩，街道尽头处的小丘上，有两座围着坚固的土墙的院落。宅院周围有一排高高的白杨树。这就是我们两家。很久以来，我们两家就毗邻而居。我是大房的孩子。

我有两个哥哥，他们还没结婚，都上前线去了，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音信了。

我父亲是个老木匠，天一亮就起身做祈祷，然后到工场木工间去。直到很晚才回家。

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。

旁边的院子里，或者照村里叫法，小房里，住着我们的近亲。不是我们的曾祖，便是我们的高祖，曾经是亲弟兄；而我称他们近亲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家人。早从游牧时代，从我们的祖先一块儿安扎帐篷、一块儿牧放牛羊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兴亲族住在一起。

这种传统还被我们保持下来。在村里实行集体化的时候，我们父亲一辈就挨在一块儿安了家。而且也不只是我们，贯穿全村的一直通向河滩的整条阿拉尔街，都是我们同族人，我们都是一个族系的。

实行集体化后不久，小房的家主就去世了。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岁数很

小的儿子。当时村里还奉行着世代相传的族法，依照族法的老传统，不能让携儿带女的寡妇嫁出族外，于是族人便让我的父亲娶了她。他这样做，也是他对于祖先在天之灵应尽的本分，因为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。

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家。小房表面上家业独立：有自己的宅院，自己的牲畜，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块儿过日子。

小房的两个儿子也参了军。老大萨特克是刚结婚不久就走的。我们还能收到他们的来信，当然，要隔很久才能收到一封。

小房里剩下婆婆——我唤她婶娘——和儿媳，即萨特克的妻子。她们俩从早到晚在农庄里干活。我的婶娘是一个善良、温顺、老实的女人，论干活儿从不落在年轻人后面，不论是挖沟，浇水，样样都行。命运象是褒奖她的勤劳，又赐给她一个能干的媳妇。查密莉雅和婆婆一模一样，肯操劳，心灵手巧，就是性格有点不同。

我很喜欢查密莉雅。她也很爱我。我们很合得来，可是我们不敢彼此称呼名字。我们要不是一家人，我一定叫她查密莉雅。可她是我哥哥的妻子，我得叫她嫂子。她唤我小兄弟，尽管我并不小，我们在年龄上的差别根本不大。但这是村里的习惯：嫂子得把丈夫的弟弟唤做小叔或小兄弟。

两房的家务都由我母亲经管。我的小妹帮她一些忙，她还是一个小辫子上缠着头绳的傻小妞儿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，她那样勤劳地干活。是她把两家的小羊和小牛赶到园外去牧放，是她抬来干牛粪和干柴，让家里总有东西烧，是她，是我这个翘鼻子小妹妹，为了不让妈妈挂念杳无音信的儿子，总想尽办法给妈妈解闷消愁。

我们这一大家人和睦相处，丰衣足食，全是母亲的功劳。她是我们两家的全权主妇和管家人。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我们的游牧祖先的家门，她一直是虔诚地遵循着祖先的遗训，公正无私地掌管两家家务。村里公认她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心地好、见识广的贤主妇。家里一切都归她掌管。至于父亲，说实话，村里人不承认他是一家之主。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要办一点什么事的时候这样说：“唉，你顶好不要去找大师父，——我们此地对手艺人这样尊称——他就晓得那把斧头是他自己的。他们家里大娘才是一家之主，你去找她，保准没错地……”

应当说，别看我小小年纪，倒还常常参预一些家务事。所以能够这样，是因为哥哥们都打仗去了。人们把我称做两家的男子汉、护家的和养家的，这多半最开玩笑，有时却也是正经的。我以此感到骄傲，一种责任感就常常挂在心上。并且，妈妈对我敢于独当一面也采取鼓励态度。她盼望我成为一个善经营、能办事的机伶人，不要象父亲那样，一天到晚一声不响地刨木头，锯木头……

我从车站回来，在宅旁柳荫下停住车子，松了套绳，当我向门口走去时，看到我们的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在院子里。他骑在马上，象往常一样，一条拐杖系在马鞍上。妈妈站在他旁边。他们正争论着一件事。我走近些，听见母亲的声音：

“不行！别胡闹。哪儿见过女人赶车运粮食？你做做好事，让我的儿媳妇清静点吧！”

她原来干什么，还让她干什么吧！就这样已经搞得我晕头转向了，你倒来营管两个家看！

幸亏还有个小小丫头帮我一把……已经有一个星期我连腰都直不起来，

腰简直要断了，就象驮着块千斤石，这不，玉米又干坏了，等着浇水呢！”她越说越上火，一面不时地把头巾的角往衣领里面塞。她生气的时候，常做这种动作。

“您这个人可真是的！”奥洛兹马特在马上晃了一下，失望地说，“我要是有腿，而不是这条拐杖，我会来求您？最好还是象过去一样，我自己来干，把粮食袋往车上一摔，赶马就走！……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，我晓得，可你到哪里找男人去？……所以才决意请女将出马。您不准儿媳妇赶车，可上级对我们把难听话都说尽了：战士们需要粮食，我们却完不成计划。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”

我拖着长鞭朝他们走去，队长看见了我，高兴起来，显然他是想出了什么新点子。

“好啦，您要是担心媳妇的安全，瞧，有她的小叔子保驾，”他高兴地指着我说，“他决不会让谁靠近她。可以不必犹豫啦！咱们的谢依特是好汉子。只有这些小伙子，咱们这些养家的，才真解决问题……”

妈妈不让队长把话说完：

“唉呀，瞧你象个什么样子，简直成了流浪汉！”她数落起来。“瞧你那头发，毛蓬蓬的，……你爸爸也真是好样的，给儿子剃剃头都腾不出工夫……”

“就这样好啦，今天就让儿子和老人家亲热亲热，剃剃头，”奥洛兹马特机伶地接过母亲的话头说，“谢依特，今天你就留在家里，把马喂一喂，明天一早我就派给查密莉雅一辆车，你们一块儿赶车。要给我记住，你可得负责她的安全。您就别担心啦，家主娘，谢依特决不让她受欺侮。既是这样的话，我还再派丹尼亚尔同他们一块儿。您是知道他的，是个很老实的后生，……就是刚从前方回来的那一个。就这样吧，三个人一块儿往车站运粮食，谁还敢动一动您的儿媳妇？对吧，谢依特？你觉得怎么样，我们想让查密莉雅赶车，可你妈妈不同意，你要劝劝她！”

队长的夸奖，以及他竟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同我商量问题，使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另外我立时想象着，能和查密莉雅一块地赶车去车站该有多好。我于是摆出一到老成的样子，对妈妈说：

“保证设事儿，怎么，会有狼来把她吃掉还是怎的？”

我并且摆出老把式的神气，煞有介事地从牙缝里哧了一声，大模大样地晃着肩膀，拖了鞭子就走。

“唉呀，你可真行！”妈妈做出惊喜的样子，但是她马上气愤地呵斥道，“粮吃不吃她，你怎么知道？就出了你这块聪明材料！”

“他不知道，谁知道？他是你们两家的男子汉，很能干，有两下子！”奥洛兹马特拼命讲我的好话，他一面担心地望着妈妈，怕她又固执下去。

可是妈妈没有反驳他，只不过不知为什么立时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缓和了语气说：

“这可算什么男子汉，还是孩子哩，可就这样也得白天黑夜地埋头干活，……我们那些叫人爱不够的男子汉天知道在哪里！家家空荡荡的，就好比营地上拔掉了帐篷……”

我已经走远了，没有听完母亲的话。我一路用鞭子打着屋角，打得灰尘飞扬，我甚至没有理睬正在院子里用手拍制牛粪块的小妹欢迎的笑脸，神气活现地走进了井棚。我在里面蹲下来，不慌不忙地从桶里倒水洗净了手。

然后走进房里，喝了一碗酸牛奶，再倒一碗端到窗台上，把面包掰碎泡了吃。

妈妈和奥洛兹马特还留在院子里。只不过他们已经不再争论了，而是平心静气地低声谈着。他们准是在谈我的哥哥们。妈妈不时用衣袖擦擦红肿的眼睛，深沉地点着头，表示对正在安慰她的奥洛兹马特的回答，一面用模糊的泪眼望着绿树葱葱的远方，象是希望看到自己远方的儿子。

妈妈一伤心起来，就什么都不讲了，看样子，她答应了队长的要求。他达到了目的，很是得意，抽了一下坐骑，马匹跑着轻快的碎步出了院子。

不论是妈妈，不论是我，自然都丝毫没有想到，这一切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

我一点都没有担心查密莉雅能不能驾驭得了双套的马车。她对马是摸得透的，因为查密莉雅是巴开尔山庄一位牧马人的姑娘。我家的萨特克也是牧马人。似乎有一次春天赛马时，他竟赶不上查密莉雅。是不是真的，谁也不管它，可是大家都在说：赛马之后，恼羞成怒的萨特克就把她抢来了。还有一些人却偏说，他们是恋爱结婚的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们共同生活总共只有四个月。后来战争开始，萨特克便应召参军了。

不晓得该怎么理解，也许由于查密莉雅从小就和爸爸一起赶马群，——他身边就她一个，又当女儿，又当儿子，——于是她的性格中就出现了一些男子气概，有点躁烈，有时甚至很粗犷。查密莉雅干起活来一阵风，有男人气魄。和邻居妇女能处得来，可要是有人没来由惹恼了她，她骂起你来可不让步，还有几次有人被她揪住了头发。邻里不止一次前来告状；

“你们这算什么样的儿媳妇？进门才没几天，一张嘴就这么厉害！一点不给人面子。”

“她就这样才好哩！”妈妈回敬说，“我家媳妇有话就爱当面讲。这比藏而不露背地咬人强。您家媳妇倒会装温和模样儿，可这种温和媳妇，好比臭鸡蛋：表面干净光滑，骨子里其臭难闻。”

爸爸和婶娘对待查密莉雅从来不象别的公婆那样厉声厉色，挑鼻子挑眼儿。他们对她很和善，心疼她，就只希望她一点——希望她对真主虔诚，对丈夫忠实。

我理解他们的心情。他们把四个儿子送进了军队之后，便把两房唯一的媳妇查密莉雅当做莫大的安慰，因此对她百般怜惜。我却不理解我的妈妈是怎么回事儿。她可不是随便就喜欢谁的。我妈妈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。她过日子有自己一套规矩，从来不肯改变。每年春天一到，她要把我家游牧用的帐幕投到院子里，用杜松枝熏一熏，这帐幕还是我父亲年轻时制备的。她教导我们绝对热爱劳动，尊敬长者。她要求家庭中每个成员无条件服从。

查密莉雅自从到我家来，就不象个做媳妇的应有的样儿。不错，她尊敬长辈，听他们的话，但是在他们面前从来不肯低头弯腰，她可也不象别的年轻媳妇那样躲到一旁噤噤喳喳。总是想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什么，也不怕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。妈妈常常支持她，爱听听她的意见，但是决定权往往仍归自己。我感到，似乎妈妈从查密莉雅的心直口快、大公无私中看出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，并且暗下打算，有朝一日把她放到自己的位子上，使她成为一个同样有威望的家主娘，同样的当家人，家业的继承者。

“要感谢真主，我的孩子，”妈妈常教导查密莉雅说，“你是嫁到一家殷实、有福的人家来了。这是你的福气。做女人的幸福，就是生几个孩子，家里够吃够用。我们老一辈挣得的家业，谢天谢地，都得给你留下，我们带不

进坟墓。不过，只有那爱惜声名、有良心的人，享福才享得长久。这话你得记牢，要经常检点自己！……”

但是查密莉雅有的地方使两个婆婆感到不以为然；她快活起来太过于外露了，就象个小孩子一样。有时候，好象无缘无故就笑起来，而且笑得那么响，那么快活。每当收工回来，不是走，却是一路跳过沟渠，跑进院子。而且常常毫无来由地一会儿抱住这个婆婆亲亲，一会儿抱住那个婆婆亲亲。

查密莉雅还喜欢唱歌，她总在哼着一点什么，长辈面前也不回避。这一切自然和村里传统的媳妇持身之道很不相符，但是，两位婆婆用以自慰的是：查密莉雅会慢慢收住的，本来么，年轻时候说起来都是这样的。可对我来说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查密莉雅再好了。我们在一块儿非常快活，我们可以毫无缘由地哈哈大笑，可以在院子里互相追着玩儿。

查密莉雅长得很美。身材匀称、苗条，头发又密又长，编成两条粗粗的、沉甸甸的长辫子。她很会结她的白头巾，让它稍稍偏些垂到额头上，这对她十分配称，把她那端正的脸上的黛色皮肤衬托得很美。查密莉雅笑的时候，她那黑中透蓝的一双杏眼，闪耀着青春的活力，她要一下子唱起酸溜溜的山村小调，她那美丽的眼睛里就现出一种热情奔放的光彩。

我时常发现，男子汉们，特别是返乡的战士们，爱用眼睛盯她。查密莉雅自己也爱玩爱闹，可是她对那些放肆的家伙确也不给好颜色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常常很恼火。我爱她而嫉妒别人，就象弟弟爱大姐因而嫉妒别人一样，我要是发现年轻人围在查密莉雅身旁，就要尽量想法子干扰他们。我摆出气鼓鼓的架子，恨恨地望着他们，象要用自己的神情告诉他们：“你们别太得意了。她是我哥哥的妻子，别以为没有人保护她！”

在这种时候，我常常装出随便的样子，不管是不是地方，插过去谈话，企图嘲笑追逐她的人，而当这种办法毫不见效时，我就失去自制，气鼓鼓地，哼鼻子瞪眼睛。

小伙子们就噗哧大笑；

“唉呀，你瞧他的样子！看样子她是他的嫂子，真有意思，我们还不知道的”

我极力撑持着，可是我感到耳朵在发烧，偏是叫我出丑，并且恼得我眼里进出泪水。

而查密莉雅，我的好嫂子是了解我的。她勉强忍住就要迸发出来的笑声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你们以为嫂子是可以随便在大路上捡到的？”他对男子汉们抖直身子说，“你家嫂子也许是捡来的，我家可不是！快走开，我家小叔儿，哼，就要你们好看！”查密莉雅在他们面前摆了个威武姿势——傲然昂起头来，挑战似地挺一挺肩膀，一面不出声地笑着，拉了我一同走开。

我看出这种笑里有气愤有高兴。可能她当时想：“你呀，真是傻孩子！只要我想随便胡来，谁还能拦得住我？全家一齐来看着我，也看不住我！”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总是门声不响，觉得有点对不起她。确实，我因为爱查密莉雅而嫉妒，我崇拜她；因为她是我的嫂子，因为她的美，她那洒脱的、自由自在的性格而感到骄傲。我和她是最知心的朋友，有什么事从不彼此隐瞒。

那时候村里男人很少。有的年轻人就抓住这一时机对妇女十分放肆、十分轻视，说什么，“同她们没什么磨蹭的，把手一招，不管哪个都会跑过来。”

有一天在割草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远房族人奥斯芒走来纠缠查密莉雅。他原也认为没有一个女人禁得住他的引诱。查密莉雅却毫不客气地推开他的手，从草垛脚下站起来，——她本来在草垛凉荫里休息的。

“别动手动脚的！”她痛苦地说，把身扭过去，“虽然把你们看成个人样儿，可是有的人却象畜牧一样！”

奥斯芒躺到草垛脚下，轻蔑地撇一撇舔湿的嘴唇：

“吊在高竿上的肉，解不了猫的馋，……有什么好装的呀，也许是愿意守一辈子了，鼻子还翘得老高哩。”

查密莉雅猛地转过身来。

“也许，就愿意守一辈子！我们就碰上这种命么，你混蛋就开心好啦。我要一百年独身，可对象你这号儿的，连口唾沫都懒得吐——讨厌。我看，要不是战争，谁又轮到同你讲话！”

“我说的就是这话！战争，没有了男人的管教，你才要怎的就怎的。”奥斯芒得意地笑道，“哼，你要是我的老婆，保你不唱这个调调儿。”

查密莉雅本想向他扑过去，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是什么也没说，觉得不值得同他纠缠。

她朝他久久地、恨恨地望了一眼。然后厌恶地啐口唾沫，从地上抬起草杈，走了开去。

我站在草垛后面四轮大车上。查密莉雅看到我，急忙转过身去。她了解我当时的心情。我当时的感觉是：受欺凌的不是她，而是我，正是我受了侮辱。我怀着痛苦的心情责备她说。

“你干吗理睬这种人？同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好讲？”

直到晚上，查密莉雅一直阴沉地皱紧眉头，一句话也不同我讲，也不象平常那样有说有笑。当我把四轮大车赶到她跟前时，她为了不使我提起那件已被她隐忍在心中的可怕的恼人事，猛力将草杈扎进草堆，一下子把草杈举起在面前，遮住自己的脸。她把草杈猛力甩下，又立刻跑向另一堆。这一次装车装得很快。有一会儿我走到一旁，回头一望，看到她拄着草杈柄，站了一两分钟，在想什么事，然后，猛然醒悟过来，又拼命干起活儿。

当我们装好最后一辆四轮大车时，查密莉雅象是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，久久地望着落日。河那边，在哈萨克草原的边沿上，已经疲乏无力的割草时候的夕阳，象烧旺的烙饼炉的灶眼一样发着红光。它缓缓地向地平线外游去，用霞光染红天上柔软的云片，向淡紫色的草原投射着余晖，草原上低洼的地方已经笼罩起淡淡的、蓝灰色的暮雷。查密莉雅望着落日，流露出内心无比的喜悦，象是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童话世界。她的脸上放射着温柔的光采，那半张开的嘴唇孩子般柔和地微笑着。这时查密莉雅象是回答我还没有出口、但眼看要脱口而出的责备，转过身来，用一种好象是我们一直在谈话的语调说：

“你别再去想他了，小兄弟，去他的！这还算个人？……”查密莉雅停了停，目送着正在下坠的半边夕阳，吁一口气，深沉地继续说道：“象奥斯芒这样的人，他们怎么会懂得一个人的心情？这颗心谁也不懂得，……也许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男人……”

在我掉转马匹的当儿，查密莉雅已经跑到在我们一旁干活儿的女人们那里去了，并且传来了她们爽朗的快活的谈笑声。真说不清她是怎么回事，也许她在眺望落日的时候，心情变开朗了，也许只不过因为活儿干得很好，

就这么高兴起来。我坐在四轮大车上的高高的草堆上，望着查密莉雅。她从头上扯下白头巾，宽宽地张开两只手臂，在暮霭沉沉的割掉了革的草地上追逐一个女友。她的衣襟在风中轻轻飘动。我的不快也马上飞走了：不值得为奥斯芒的胡说八道花费心思！

“嗨……咱，走啊！”我连甩几鞭，催动了马匹。

那一天，我按队长吩咐，在家等候爸爸，好把头发理一理，同时给萨特克写封回信。

当时我们有我们一套规矩：哥哥们来信写的名字是爸爸的，村邮递员却把信交给妈妈，至于读信和回信则是我的义务。我未开始读，早就晓得萨特克写些什么。他所有的信都是一个模样儿，就象羊群里的羊羔一样。萨特克永远以“平安家书”几个字开始，然后一成不变地写道：“此信烦寄安居于繁荣昌盛的塔拉斯区的余之阖家：至亲至爱的父亲昭日楚拜……”然后是我的母亲，随后是他的母亲，再后依照严格的长幼顺序写着我们所有的人。此后一定要问候族长们以及近亲的健康和平安；只是在最末尾，才象仓促想起似地附笔写道：“并向余妻查密莉雅致意……”

当然，在父亲和母亲都活着；村里族长和近亲还健在的时候，开头便写妻子，尤其指名给她写信，是不恰当，甚至是有失体统的。不仅萨特克这样认识，每一个自尊的男人都是这样。况且这也没什么道理好讲，当时村里就兴这样，这不仅无可非议，而且我们简直想都没想过，再说当时也来不及想这些。要晓得，每一封来信，都是一件久所盼望的、令人振奋的大事。

妈妈总要我让把信反复谈上好几遍，然后深受感动地把信拿到龟裂的手里，抓得死死的，好象摸着一只鸟儿，怕它要飞走似的。最后她用僵硬的手指很费力地把信折成三角形。

“唉，我的好孩子们，我们要象护身符一样保存好你们的信，”她含着泪颤抖地说，“信里还问，父亲、母亲、亲人们怎么样呢，……我们又能往哪里去，我们还不是在自己村里……可你们怎么样？哪怕就写一句话，说‘我活着’，就行了，我们别的也不要……”

妈妈还得对着信端详好半天，然后把它收藏到一向放这些信件的皮包里，再锁进柜里。

要是这时候查密莉雅在家，也把信给她看看。每次她把信拿到手里，我发现她是多么激动。她默读着，贪婪地、急不可待地用眼睛扫过字里行间。但是，越接近结尾，她的肩膀垂得越低，脸上的热情渐渐地熄灭。她紧皱起那倔强的眉头，不等读完末后几行，便把信还给妈妈，神情那么冷淡，象是交还借用的一件东西。

妈妈显然照自己的心情去理解儿媳的心情，于是竭力勉励她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她一面锁着柜子，一面说，“不高兴高兴，反倒难过起来了！”

还是就你一个人的丈夫在军队上？难过的不是你一个，大家都不好受，大家怎么受，你就怎么受。依你看，舍有人不想念、不挂心自己的丈夫？……挂心就挂心吧，可不要露出挂心的样子，心里要藏得住！”

查密莉雅没有讲话。但是她那倔强的、忧郁的目光似乎在说：“老人家，您什么也不懂！”

这一次萨特克的信也是从萨拉托夫来的。他住在那里的野战医院里。萨特克写着，因为负伤，到秋天，靠上帝的恩典，就要回家了。关于这一点，

他以前也告诉过我们，于是我们十分高兴，因为很快就会见到他了。

那一天我依然没有睡在家里，我驾起车来到打谷场上。平常我总在这里过夜。我总把马牵到苜蓿地里，绊在那里。主席不允许在苜蓿地里放牲口，但是为了让我的马能够驾得起载，我常常违犯这条禁令。我知道在低洼处有一块地方很僻静，况且在夜里，谁也不会发觉。但是这一次，当我把马卸下，把它们牵去的时候，却已经有人在苜蓿地里放了四匹马。这使我很恼火。因为我是双马大车的主人，那我就有权利发火。我毫不加考虑，就打算把别人的马给赶得远远的，好教训教训这个侵犯我的领地的不自爱的家伙。

但是我忽然认出了有两匹马是丹尼亚尔的，他就是白天队长提到的那个人。我想到从明天起我就要和丹尼亚尔一块儿往车站运粮食，就没有惊动他的马，仍旧回到打谷场上。

丹尼亚尔原来在这里。他刚结自己的大车轮子擦过油，这会儿正在紧车轴上的螺丝。

“丹尼克，洼地上的马是你的吧？”我问他。

丹尼亚尔慢慢转过头来。

“有两匹是我的。”

“另外两匹呢？”

“那是，怎么叫，查密莉雅，对吧，是她的马。她是你的什么人，嫂子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嫂子。”

“是队长亲自放到那儿的，让我照应一下……”

幸亏我没有把马赶跑！

夜深了，山间吹来的晚风息了。打谷场上也静了下来。丹尼亚尔靠近我，在草垛脚下躺下来，但过了不多时又爬起来向河边走去。他快到陡岸的沿上停了下来，就那么一个劲儿地站着，倒背着手，将头微微偏在肩上。他背对我站着。他那颀长的、象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有边有棱的身影，在柔和的月光中显得清清楚楚。他似乎在细细倾听那大河的流水声，——夜晚，河水下滩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可闻了。可能，他还在倾听我所听不见的一些夜的音响和喧嚣。“他又想在河边过夜啦，真是怪人！”我觉得好笑。

丹尼亚尔不久前才来到我们村里。有一天，一个小家伙跑到割草场上说，村里来了一个伤兵，至于是什么人，谁家的，他却不知道。哈，当时可热闹啦！村里有那么一股劲头儿：前方战士要是有人回来，不论老人、小孩，都一齐成群成群地拥去看新来的人，和他握手问好，问他有没有看到自家的亲人，听听新闻。这会儿便响起一阵无法形容的喊叫声，每个人都在猜想：也许是我家哥哥回来了，也许是哪一位亲戚？割草的人们全都跑去，瞧瞧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丹尼亚尔是我们本地人，本是我们村里的人。老人们说，他在童年便成了孤儿，过了三四年沿门乞讨的生活，后来跑到卡克马克草原哈萨克那里去了，——他的母系亲属是哈萨克。要说把这孩子找回来，可就没有那样近的亲属，就这样大家把他忘记了。别人问他离家以后怎样生活，丹尼亚尔只回答几句应付应付。可依然能够理解到，他曾经加倍地吞够了生活的苦果，尝尽了孤儿的辛酸。生活驱赶着丹尼亚尔象风卷球一样到处奔波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他在卡克马克的土地带牧羊，等长大了，在沙漠里开运河，在新建的国营棉花农场工作，后来在塔什干附近的安格林矿井里工作，打这

儿进了军队。

丹尼亚尔回到家乡，人们用赞许的态度迎接他。“不管在异地飘泊多久，现在是回来了，就是说，命定要喝家乡沟里的水。而且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，多少带一点哈萨克腔，但仍然说的是地道的家乡话！”

“都尔把儿 跑遍天涯也要寻找自己的同群。谁又不觉得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人民可亲！你回来，是好样的。我们高兴，你祖先的在天之灵也高兴。感谢真主，但愿打垮德国人，过过太平日子，你也和别人一样，成个家，让你家烟囱上也冒冒烟！”有一个长辈这么说。

神话中的骏马。

提起丹尼亚尔的祖先，他们准确地断定了他是哪一支的。我们村里就这样出现了一个“新族人”——丹尼亚尔。

于是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把这位脊背微微向前弯、瘸左腿的高个子士兵，领到我们割草场上来了。他把军大衣搭在肩上，急急忙忙地走着，尽力跟上奥洛兹马特那四一溜小跑着的矮壮的小跳马。至于队长本人，和颇长的丹尼亚尔在一块儿，他那小个儿，那活泼的姿态，真有点象一只不安生的河鹬。孩子们甚至都笑了起来。

丹尼亚尔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，膝部还不能打弯儿，因此割草他不行，就把他派到我们孩子们这儿来，在割草机上工作。说实话，我们不太喜欢他。首先他那孤僻劲儿，就不合我们的意。丹尼亚尔很少说话，就是说话，也叫人感觉他这会儿在想些别的不相干的事，他有他的心思；而且叫你难以断定，他是不是在看着你，虽然他那一双深思还想的眼睛直对你脸上望着。

“可怜的小伙子，看样子，战场上把他搞懵了，还一直没有回过神来！”大家这样议论他。

但是有趣的是，丹尼亚尔尽管总是这样在想心思，干起话来却又快又利落，从一旁看去还以为他是一个好交游的开朗的人呢。也许是孤苦伶仃的童年，教会了他掩藏自己的感情和心思，在他身上培养出一种内向的性格？可能是这样的。

丹尼亚尔的嘴角上带着清晰的纹丝，两片嘴唇总是紧闭着，眼神抑郁、镇定，只有两道弯弯的、活泼的眉毛给他那副瘦削的、总是显得疲倦的面孔增添一些生气。有时候他会凝神倾听，象是听到一种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这时他眉飞色舞，眼里燃烧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喜悦。然后他不知为什么事微笑好久，显得十分高兴。这一切我们都感到奇怪。

况且还不止这个，他还有别的一些怪癖。傍晚，我们卸了马，总是凑在窝棚旁边，等着女厨师给我们煮饭，丹尼亚尔却爬到守望台上，在那儿坐到天黑。

可以了望四周的一种高地，这一名称是吉尔吉斯族人从游牧战争时期保留下来的。

“他在上面干什么呀？派他放哨还是怎的？”我们笑着说。

有一次，我出于好奇心，也跟着丹尼亚尔爬上了守望台。这里似乎没什么特别的。

附近山脚下那一片笼罩在紫丁香般暮色中的草原，辽阔地展开去。黑沉沉、雾霏霏的大地，象是慢慢溶化在静寂之中。

丹尼亚尔对于我的到来甚至全没注意；他抱膝坐着，用沉思然而明亮的目光望着前方。我于是又感觉他是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我所听不见的一些声

音。有时他侧耳静听，凝神屏息，睁大一双眼睛。有一种东西在激荡着他的心，我觉得，他马上就要站起来，敞开自己的胸怀，不过不是对我敞开——他没有理会我——而是对着一种巨大的、无边无际的、我所看不见的东西。过一会儿我再望他，他却完全变了；丹尼亚尔沮丧地、无精打采地坐着，就象工作以后在休息似的。

我们农庄的割草场，分布在库尔库列马河湾的滩地上。库尔库列马河在离我们不远处冲出了峡谷，变成一条脱缰野马似的、疯狂的急流，奔驰在平川地上。割草时节，就是山洪暴发的时节。傍晚时分开始涨水，大水混浊而泡沫翻腾。半夜里我在窝棚里几次被河水强烈的震荡声惊醒。已经澄清下来的蓝幽幽的夜空，借星星做眼睛窥探着窝棚，冷风阵阵袭来，大地睡熟了，只有咆哮的河水，好象正气势汹汹地朝我们奔来。虽然我们不是紧靠河边，夜晚水声却令人感到那样近，以至常常不由地浮起一种恐惧：万一河水冲来，万一把窝棚冲跑呢？我的伙伴们正睡着那样香甜的、割草季节的好觉，我却不能入睡，于是走出棚外。

库尔库列马河湾之夜美丽而又可怖。草地上这里那里呈现着被绊住的马匹的黑影。

马儿饱餐了夜露浸润的青草，这会儿，在半醒不醒地打着盹儿，间或喷一喷鼻子。就在一旁，库尔库列马河水冲过水漉漉的、弯下了腰的柳丛，向河岸奔去，一路上滚动着石块，发出暗哑的声音。不肯片刻安静的河流，使黑夜充满了狂乱的、恐怖的声音。惊心动魄。可怕极了。

在这样的夜里，我经常想起丹尼亚尔。他平常睡在紧靠河边的草垛里。难道他不害怕？河水的声音怎会震不坏他的耳朵？他能睡得着吗？为什么他要一个人在河边过夜？他在这里面能得到什么样的乐趣？怪人，超世派。这会儿他在哪儿？我四面望望，看不到一个人。河岸象两条倾斜的山岗似地伸向远方，夜色中露出群山的脊背。在那上游一带，万籁无声，星光灿烂。

似乎丹尼亚尔该在村里结交一些朋友了。但是他依然孤零零的，仿佛友谊或仇敌，同情或嫉妒，这些观念对他全都格格不入。要晓得，只有那种能够替自己、也能替别人站出来说话的男子汉，才能在村里出头露面，他们有能力造福，有时也能为祸，他们能够在喜宴上和丧宴上发令司仪，不亚于族长们——这样的男子汉也受到女人们的青睐。

如果一个人，就象丹尼亚尔一样，凡事站在一边，不参与村中事务，那末有些人就干脆不觉得有他这个人，有些人就宽厚地说：

“没有人得他的好处，也没有人得他的害处。就这么活着，凑合着捱自己的岁月，就这般的也好……”

这样的人，照例要成为嘲笑和怜悯的对象。我们这些总想表现得比自己年龄老大些的少年们，为了和真正的男子汉们步调取得一致，若不是当面，便是常常在我们之间取笑丹尼亚尔。我们甚至笑他自己在河里洗他那件军装上衣。他洗过后，不等全干就穿上，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件。

但奇怪的是，丹尼亚尔似乎和气而又老实，可我们却从来不敢和他亲近。也并不是因为他比我们年长——差个三岁、四岁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对大几岁的人从不客气，就称“你”——也并不是因为他爱板面孔或者摆架子——板面孔，摆架子有时能引起一种类似尊敬的东西——不是的，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隐藏在他那默默不语、忧郁的沉思中，正是这一点，使我们这些跟谁都打交道的孩子们不敢和他打交道。

很可能，有一件事情算得上我们不敢和他打交道的缘由。我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孩子，常常因为爱刨根问底惹得人讨厌，而向前方战士打听战争情形，更是我真正热衷的事。

丹尼亚尔来到我们割草场上以后，我一直在寻找适当机会，向这位新归来的前方战士打听一点什么。

有一次傍晚收工后，吃罢了饭，我们坐在篝火旁安静地休息。

“丹尼克，讲一点战争情形吧，趁大家还没睡，”我请求说。

丹尼亚尔起初没有讲话，甚至似乎很生气。他久久地望着火堆，然后拍起头来，望着我们。

“你说，讲讲战争？”他问道，接着，象是回答他自己的思路似的，又声音低沉地说：“不，最好你们还是不要知道战争！”

然后他扭过身去，抓了一把枯草，扔到火里，吹起火来，不管对我们哪一个都不望一眼。

丹尼亚尔再也不多讲了。但是甚至从他讲的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可以理解到：战争可不是讲讲好玩的，这不是童话，讲出来可以叫你们睡觉前解闷儿。战争在人们心灵深处印下了牢牢的血印，讲战争可并不轻松。我自己感到惭愧。再也没有向丹尼亚尔问起战争的事。

不过，那个傍晚报快就被忘却了，就象村里对丹尼亚尔本人的兴趣很快便消失了一样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丹尼亚尔将马带到打谷场上，这时查密莉雅也来了。她看到我们，老远就喊：

“喂，小兄弟，去，把我的马带来！我的马轭在哪儿？”接着，就象当了一辈子车把式似的，一本正经地检查车辆，蹬两脚试试轮毂安得好不好。

当我和丹尼亚尔骑马走近时，我们的模样儿她觉得开心死了。丹尼亚尔两条瘦瘦的长腿搭拉着，穿一双厚油布马靴，靴筒大得要命，眼看着就要从脚上掉下来。我光着脚儿踢马前进，脚底板僵硬乌黑。

“真是一对儿！”查密莉雅快活地昂起头来。她再不耽搁，对我们发起号令：“动作快些，好在天热以前赶过草原！”

她抓住马勒，满有把握地把马牵到车前，动手套车。她全是自己套的，只有一次要我做给她看，怎样调理缰绳。她没有理会丹尼亚尔，仿佛他根本不在旁边。

查密莉雅的果敢和甚至是逞能似的自信，显然使丹尼亚尔感到惊讶。他敬而远之地闭紧嘴唇，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同时却又暗暗赞赏地望着她。当他一声不响地从磅秤上搬起粮食袋，举向车上时，查密莉雅朝他奔去：

“这算怎么回事，每个人就这么各使各的冤枉力气？不成，伙计，这么干不行，快把手给我！喂，小兄弟，发什么呆，到车上去，把袋子摆好！”

查密莉雅自己抓住丹尼亚尔的手，当他们一块儿，手攥手地将粮食袋朝上摔的时候，他这个可怜人儿，羞得脸都红了。此后，每当他们彼此紧握住手搬粮袋，两个头几乎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看到丹尼亚尔是多么不自在，他紧张地咬着嘴唇，极力不去看查密莉雅的脸。查密莉雅却毫不在乎，她在同女司磅员开着玩笑，好象就不觉得有这个配手似的。后来，当车子装好，我们把缰绳拿在手里的时候，查密莉雅调皮地眨眨眼睛，带笑说：

“呃，你叫什么，丹尼亚尔，是不是？看样子你象是个男子汉，头前开路！”

丹尼亚尔还是一声不哼地赶动了车子。“瞧你这可怜样儿，怎么搞的呀，为什么这样喜欢害臊呢？”我想道。

我们要走的路很远：二十公里左右的草原，然后穿过峡谷，走向车站。好在是，从出发直到目的地，一路都是下坡，马匹不吃力。

我们的库尔库列马村沿河展开，坐落在高山的山坡上，一直伸展到黑山脚下。只要不走进峡谷，就总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和它那葱郁的树丛。

一天的工夫我们只能来回跑一趟。我们早上出发，来到车站已是过午了。

太阳无情地炙烧着，车站上十分拥挤，水泄不通：平原上各地来的运粮马车、四轮大车和从辽远的山区农庄来的驮粮食的牛和驴，挤得满满的。赶牲口的都是孩子和妇女，黑黑的，穿着褪色的衣服，光脚丫被石头碰得到处是伤，嘴唇因为炎热和尘土干裂得出血。

粮站大门口悬着一条横幅：“将每一颗粮食支援前方！”院子里忙乱、拥挤，赶车赶牲口的人吵吵嚷嚷。左近，矮墙外面，机车在调车，随着一团团浓浓的热气，喷吐着煤屑儿。列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横擦而过。有一些骆驼，咧着那流涎的大嘴，恶狠狠地济命吼着，很不愿意从地上爬起来。

在验收站，在发烫的铁房顶下面，粮食堆成山。须要把粮袋顺着木板扛到上面紧靠房顶的地方。浓烈的粮食气味和尘土呛得人端不过气来。

“喂，小伙子，你给我小心点儿！”熬夜熬得眼睛通红的验收员在下面大声叫着，“往上扛，扛到顶上去！”他用拳头吓唬，气呼呼地驾着。

他可骂什么呀？就不骂我们也晓得往哪里扛，我们会扛上去的。要晓得，这粮食是我们用双肩一直从地里拉来的，在那里，女人、老头子、小孩把它一粒粒地培植长成，收割下来，在那里，就这会儿，在这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，康拜因手正驾着破烂不堪、早该报废的康拜因在苦战，在那里，女人们日日夜夜弯腰握着火烫的镰刀，在那里，孩子们的小手珍惜地拉起每一颗掉下的谷粒儿。

就现在我还记得，我用肩膀扛过的那些粮袋是多么沉重。这类活儿只适合最强壮的男人干。我朝上走着，在咯吱咯吱响着的、压得一弯一弯的木板上，好容易才走得稳，用牙死死地咬住袋边儿，好把粮袋封住，不使撒掉。尘土呛得喉咙发痒，助部压得酸痛，眼前冒着一团团的火星。有多少次，半路上气力不支，只觉粮袋毫不留情地从背上往下滑，我真想把它摔掉，并且同它一起滚下去。但是后面有人走着。他们也拉着粮袋，他们和我年龄相仿，同样是少年，或者是已经有了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的妇女。要不是战争，会让他们扛这样重的东西？不能，当妇女子着和我同样的活儿的时候，我没有权利摔掉。

瞧，查密莉雅走在前面，她把长衫撩到膝盖以上，我于是看到，她那黑黑的好看的腿上凸起的肌肉绷得多紧，我看到，粮袋压得她象弹簧似地一弯一弯的，她用多大的气力才支撑住那柔软的身躯。查密莉雅只不过有时候停一会儿，她似乎觉得我气力越来越不行了。

“坚持一下，小兄弟，剩不几步了！”

可她自己声音也并不响亮，下气不接上气的。

当我们倒掉粮食，往回走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丹尼亚尔。他微微瘸着腿，迈着坚强而均匀的步子在木板上走着，家平常一样孤孤零零，一言不发。在我们走近时，丹尼亚尔向查密莉雅投过忧郁而炽热的一眼，查密莉雅却弯下

累坏了的腰，抻抻撩皱了的衣裙。

丹尼亚尔每次望她，就象头一次看到她似的，查密莉雅却仍然不去理睬他。

确实，已经成了惯例：查密莉雅要么就嘲笑他，要么就根本不去理睬他。这要看她的情绪而定。譬如，我们正在路上走着，她忽然灵机一动，对我喊道：“喂，快走！”于是一面吆喝着，把鞭子举过头顶，打马飞奔。我跟着她。我们超在丹尼亚尔前头，将他甩在久久不落的浓浓尘雾当中。虽然这是开玩笑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忍受得了这样一招儿。可你瞧，丹尼亚尔看样子就不生气。我们从旁边驰过，他却带着一种抑郁而赞赏的神情，望着站在车上哈哈大笑的查密莉雅。我回头一望，丹尼亚尔甚至造过尘土在望着她。在他的目光中，流露出一种善良的、原谅一切的神情，而我还猜度到里面有一种痴心的、隐在深处的恋情。

不论是查密莉雅的嘲笑，还是百分之百的冷淡，一次也没有惹恼丹尼亚尔。他象是发下了誓愿忍受一切。起初我很可怜他，有几次我对查密莉雅说：

“嫂子，你干吗老是取笑他，他是那样一个老实人！”

“去他的！”查密莉雅把手一挥，笑着说，“我这么的，不过开开玩笑，对这个孤僻家伙根本没有别的意思！”

后来我也嘲弄取笑起丹尼亚尔来，一点也不比查密莉雅客气。他那奇怪的、直愣愣的目光，开始使我不安。当她将粮袋扛上肩膀时，他是怎样瞧她啊！确也是的，在这人声喧嚣、拥拥挤挤、满院子嘈杂声里，在慌张忙乱、喉咙嘶哑的人们中间，查密莉雅是多么显眼，瞧她动作多么老练，多么利落，步子多么轻快，一切如人无人之境。

真也不能不瞧她。为了从车上卸下粮袋，查密莉雅弯弯地探过身子，伸出肩膀，将头尽力向后仰，这就露出她那好看的颈子，那被阳光染成棕色的长辫子几乎就碰到地面。

丹尼亚尔好象无意之间似的，停下步子，用眼睛把她一直送到门口。想必他认为这样做不被人注意，但我全都注意到了，而且这种行动开始使我十分不快，甚至似乎我的感情受到了屈辱，因为我认为无论怎样丹尼亚尔都不配盯查密莉雅。

“你想想，连他都要盯她，就甭说别人了！”把我整个儿恼透了。于是我那尚未摆脱掉孩子气的自私心，又燃烧起炽烈的妒火。要晓得，孩子们常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嫉妒别人。这会儿我对丹尼亚尔不再怜悯，而是怀着深深的敌意，以至当别人嘲笑他的时候，我就幸灾乐祸。

不过，有一块我和查密莉雅玩的把戏，结局可够伤心的。在我们用来运粮食的粮袋当中，有一只很大的，可装七普特，是用粗羊毛织成的。平常我们是两个人对付它，一个人是吃不住的。有一天在打谷场上，我们商量好要跟丹尼亚尔开个玩笑。我们把这只大粮袋放到他的车上，上面压上别的粮袋。路上我和查密莉雅跑到一个俄罗斯族村子一家果园里，摘了些苹果，一路上笑着闹着；查密莉雅把苹果摔到丹尼亚尔身上。然后我们象往常一样，超在他前头，扬起一阵灰尘。过了峡谷，来到铁路过道口，他赶上了我们，因为过道口正好关着。打这儿我们一块儿走到车站。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我们完全忘记了这只七普特重的粮袋，只是在车快卸完的时候才想了起来。查密莉雅调皮地捅捅我，朝他指指。他站在车上，犯愁地打量着那只粮袋，显然

是在考虑怎么对付它。后来他四下望了望，当发现查密莉雅把肚子都要笑破时，脸孔变得通红。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“把裤子紧一紧，要不，半路上会掉的！”查密莉雅喊道。

丹尼亚尔朝我们没过狠狠的一瞥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转过念头，他已经在车上把粮袋挪动，放到车厢沿上，一手扶住粮袋跳下车来，将它向背上一背就走。起初我们装出没事儿的样子，好象这件事一点儿没什么特别的。别的人也很久没有在意：一个人背着粮袋走路，大家准不是这样。但是当丹尼亚尔走到木板跟前时，查密莉雅攀上了他：

“把袋子扔下吧，我是开玩笑的！”

“走——开！”他斩钉截铁地说，于是登上了木板。

“瞧，他背得动！”她说，好象在证明自己并没有错。

她依然在轻轻笑着，但是她的笑越来越有点不自然，似乎在勉强自己笑。

我们发觉丹尼亚尔受伤的那条腿越来越瘸得厉害。我们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直到现在，我还不能原谅自己这个愚蠢的玩笑，因为这个花样是我这个蠢货想出来的！

“回来吧！”查密莉雅带着苦笑说。

但是丹尼亚尔已经不能转来了，他后面走着很多人。

底下情形怎样，详情细节我记不清了。我当时看到丹尼亚尔在那只老大的粮袋底下钢着的身子、压得很低的头和咬紧的嘴唇。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那条受伤的腿，慢慢地走着。看得出，每走一步，他都感到极大的痛楚，痛得地缩着脑袋，停息片时。他朝上爬得越高，身子朝两边晃得越厉害。粮袋使他摇来摆去。我当时又害怕又羞愧，急得我嗓子眼儿发干。我吓呆了，我整个身心都感受着他那粮袋的重压、他那条受伤的腿上的难忍的痛楚。瞧他又摇晃了，他缩头了，于是我眼睛里一切都在旋转，眼前发黑，大地象要从脚下溜走。

突然有人重重地抓住我的手，抓得我骨头部病，这时我才从吓呆的状态中醒过来。

我没有马上认出是查密莉雅。她脸色煞白，张大的眼睛里露出两颗大大的眸子，嘴唇依然因为刚才的笑颤动着。这时不仅我们，而是所有在场的人，验收员也在内，都跑到了木板脚下。丹尼亚尔又走了两步，打算将背上的粮袋摆正一些，——开始慢慢蹲下身去。

查密莉雅双手捂住眼睛。

“扔掉！把粮袋扔掉！”她叫道。

但是丹尼亚尔不知为什么却不扔掉粮袋，尽管早就可以把它朝木板一旁摔下去，这样是砸不到后面走着的人的。听到查密莉雅的声音，他一挺而起，把两腿站直，走了一步，又摇晃起来。

“你就快扔掉嘛，狗崽子！”验收员叫起来了。

“扔掉！”人们都叫起来。

丹尼亚尔就这样也没有扔掉。

“他不会扔掉的，”有人很有把握地小声说。

于是，不论走在木板上的，还是站在底下的人，好象都懂了：他是不会将粮袋扔掉的，除非他自己和粮袋一起摔下来。呈现出一种死一般的寂静。墙外，机车一阵阵地呜呜叫着。

丹尼亚尔摇晃着身子，就象成了聋子一样，在炙热的铁房顶底下向上走着，把木板踩得一弯一弯的。每走两步他便因为失掉了平衡停一会儿，然后鼓起力气再往前走。走在他后面的那些人，尽量凑合着他，也时时停住步子。这太累了，大家弄得精疲力尽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火，没有一个人骂他。这些仿佛用无形的绳索系在一起的人们，背着自己的粮袋走着，就象是走在一条危险的溜滑的小径上，在这儿，彼此的生命紧密相关。在他们那一致的静默不语之中，在那一样姿势的摇晃之中，有一种统一的沉重的旋律。一步，又跟着丹尼亚尔走了一步，又是一步。走在他后面的那个妇女，带着何等的同情和为他祈祷的心情，咬紧牙关望着他啊！她自己已经步履蹒跚，但是她在为他祈祷。

已经剩不几步了，带坡度的一段木板很快就要走完了。但是丹尼亚尔又摇晃起来，受伤的那条腿已经不听他使唤了。要是再不扔掉粮袋，他眼看就要滚下来。

“快去！从后面帮他托住！”查密莉难对我喊道。她自己则伸出两手，好象这样可以帮丹尼亚尔托住。

我顺着木板飞快地向上跑去。我挤过人群和粮袋，跑到丹尼亚尔跟前。他从肘下望了是我。在他那黑糊糊的汗湿的脸上青筋凸出，一双充血的眼睛带着愤怒，火辣辣地望着我。我想去耗粮袋。

“走开！”丹尼亚尔哑着嗓子厉声说，接着向前走去。

当丹尼亚尔重重地喘着气、一瘸一拐地往下走的时候，他的两条手臂搭拉着，象两条瓜藤一样。大家都一言不发地给他让路，验收员却忍不住了，他叫道：

“你怎么搞的，小伙子，傻了吗？难道我不是人，难道是不让你在下面倒？你干吗要往上背这么重的粮袋？”

“这是我的事，”丹尼亚尔小声回答说。

他向旁边唾了一口，便朝马车走来。我们不敢抬眼睛。又羞愧又懊恼，真没料到丹尼亚尔把我们愚蠢的玩笑看得这么认真。

整个夜晚我们默默地走着。在丹尼亚尔这倒很自然。因此我们就搞不清，他是在生我们的气呢，还是已经把一切都忘了。

可我们感到非常沉重，良心上十分痛苦。

清早，当我们在打谷场上装车的时候，查密莉雅抓起这条倒霉的粮袋，用脚狠踩一通，嗤嗤地把它撕烂。

“把你的袋子还你！”她将袋子摔到吃惊的女司磅员的脚下。“告诉队长，下次不要夹杂这样的袋子！”

“你怎么啦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

第二天一整天，丹尼亚尔一点也没露出生气的样子，他照样心平气和，不言不语，只不过瘸得比往常厉害了，特别是在扎粮袋的时候。显然昨天伤口伤害得太厉害了。这情形就使我们时刻忘不掉对他犯下的罪过。他要能笑一笑，或者开开玩笑，那我们总会轻松些，我们之间的不快也会就此忘掉。

查密莉雅也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十分好强的查密莉雅尽管还在笑着，但是我看出她整天都不自在。

我们很晚才从车站回来。丹尼亚尔走在前头。夜色显得无限美好。谁又不晓得八月之夜，不晓得八月夜里那若远若近的分外明亮的星星！每一颗

星都清晰在目。瞧，有一颗星，边上象是沾满了霜花，周身发着冷光，带着天真烂漫的惊讶神情从漆黑的天上望着大地。我们在峡谷里走着，我久久地瞧着这颗星。马儿称心如意地朝家里小步快跑，碎石子在车轮下面沙沙响着。轻风从草原上送来正在开花的艾蒿苦涩的花粉，送来熟透了的黑麦那种清淡的香气，这一切和柏油气味以及汗腥的马具气味混到一起，弄得头脑晕乎乎的。

路的一旁，高悬着长满野蔷薇的一片凉荫的岩石，另一边，在很远的下面，在山水柳和野白杨丛中，汹涌奔流着不肯停歇的库尔库列马河。后面间或有列车带着灌耳的轰隆声飞过铁桥，渐渐远去，过后久久地响着车轮的轧轧声。

在凉爽时候驾车行路，望着轻轻颤动的马背，倾听八月之夜的音响，吮吸夜的气息，是最惬意的了。查密莉雅走在我前面。她擦过马绍，四下望着，轻轻地哼着点儿什么。

我懂得，我们的沉默使她感到沉重。在这样的夜里不能沉默；在这样的夜里要唱歌！

她于是唱了。她唱，也许还因为，她想恢复我们和丹尼亚尔相处中原来那种彼此无间的态度，想驱散我们那种对不起他的难受心情。她的歌喉嘹亮而感情充沛，她唱的是普通的山歌，就如：“我挥着绸巾招你来哟”，或者是“我的亲人儿踏上遥远的征途”。

她会唱很多山歌，而且唱起来真挚动人，因此听她唱歌真是一件快事。但是她突然止住歌声，朝丹尼亚尔喊道：

“喂，丹尼亚尔，随便唱点什么吧！你是个男子汉不是？”

“你唱，查密莉雅，你唱！”丹尼亚尔勒住马，不好意思地回答说，“我在听你唱呢，竖着两个耳朵听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以为我们就没有耳朵！别来这一套！你要是不愿意唱，就别唱！”查密莉雅又唱起来。

谁可晓得，她为什么请他唱歌！也许，清唱歌就是请唱歌，也许，是想引他说话？十有八九是她真想和他谈谈因为没过多久她又朝他喊道：

“你说说，丹尼亚尔，你什么时候恋爱过吗？”她说着笑起来。

丹尼亚尔什么都没有回答。查密莉雅也没有讲话。

“哼，偏偏请他唱歌！”我冷笑着想。

在一条横穿道路的小河旁，马儿用马掌得得地敲打着水漉漉的白玉般的石子，放慢了步子。我们涉过了浅滩，丹尼亚尔给马加了几鞭，猛不防地用那束缚已久的、颤抖的嗓音唱了起来：

头戴白帽、身披青衣的高山，

你养育了我世代代的祖先！

他突然便住了，咳嗽了一下，可是下面两句地就用深沉的胸音放声高唱了出来，虽然，微微有点嘶哑：

头戴白帽、身披青衣的高山，

你呀，你呀，你是我的摇篮……

唱到这里他又中断了，象是害怕什么似的，又沉默下来。

我完全想象得出丹尼亚尔难为情的神情。但是，甚至在这种羞怯的、断断续续的歌声中，有着一种特别激动人心的东西，而且他的嗓子，应当说，是满好的，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丹尼亚尔在唱。

“你可瞧瞧！”我忍不住说。

查密莉雅甚至惊叫起来：

“你这一手以前怎么不露啊？快唱吧，好好喝下去！”

前面现出亮光——出峡谷进平川的出口处到了。平川上吹来了轻风。丹尼亚尔又唱起来。他一开始依然很羞怯，信心不足，但是渐渐地他的歌声鼓足气力，灌满峡谷，在很远的悬崖上唤起回声。

最使我惊讶的是，那曲调本身充满何等的炽情，何等的热力。我当时不晓得这该叫做什么，就是现在也不晓得，准确些说，是无法断定：这仅仅是歌喉呢，还是另有一种从人心的深处发出的更重要的东西，一种最能引起别人的共鸣，最能表露最隐秘的心曲的东西。

要是我能摹仿丹尼亚尔的歌子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该有多好！其中几乎就没有歌词，它不用词儿便能打开伟大的人的心怀。无论在这以前或是以后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歌子：它不象吉尔吉斯调子，也不象哈萨克调子，可是其中又有吉尔吉斯风味，又有哈萨克风味。丹尼亚尔的乐曲溶合了两个亲近的民族的最优美的曲调，又独出心裁地将它编织成一支和谐的、别具一格的歌曲。这是一支高山和草原之歌，它时而高亢昂扬，象登临吉尔吉斯的高山，时而纵情驰骋，象奔驰在哈萨克草原上。

我倾听着，惊奇得不得了：“好个丹尼亚尔，原来竟是个这么不简单的家伙！谁又能想得到呢？”

我们已经在草原上走着，走在松软的走熟了的大路上，丹尼亚尔的歌声这会儿辽阔地舒展开去，新的歌曲一支接一支，变幻自如地唱着。他难道有唱不完的歌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好象就等着这样的一天，就等着这样的时刻。

我于是忽然懂得了他那些引起人们不解和嘲笑的怪癖——他的好遐想、爱孤独和沉默不语。这时我懂得了他为什么整晚整晚地坐在守望台上，为什么一个人留在河边过夜，为什么他总在倾听那些别人听不见的音响，为什么有时他的眼睛会忽然大放光彩，平时十分戒备的眉毛会飞舞起来。这是一个爱得很深厚的人。他所爱的，我感觉到，不仅是一个什么人；这是一种另一样的、伟大的爱——爱生活，爱大地。是的，他把这种爱珍藏在自己心中，珍藏在自己的歌曲中，他为它而生存。感情冷漠的人不能够唱得这样动人，不管他有多么好的嗓子。

当一支歌子的余音似乎停息了时，一阵新的激荡的根源，象是又把沉睡的草原惊醒。

草原很感激地在倾听歌手歌唱，那种亲切的曲调使草原如醉如痴。等待收割的、已经熟透的蓝灰色的庄稼，象宽阔的河面似的起伏不定，黎明前的微曦在田野上游荡。水磨旁雄伟的老柳群飒飒地摇动着叶子，河那岸野营里的篝火已经奄奄一息，有一个人，象影子一样，无声无息地在河岸上朝村子的方向纵马飞奔，一会儿消失在果园里，一会儿重新出现。夜风从那儿送来苹果的香气，送来正在吐穗的玉米鲜牛奶般的甜味儿，以及尚未晒干的牛粪块那种暖熏熏的气息。

丹尼亚尔久久地忘情地唱着。迷人的八月之夜，安静下来，听他的歌声。就连马儿也早就换了均匀的步骤，象是恐怕扰乱了这种奇妙的境界。

突然，丹尼亚尔在一个最高亢的响亮的音节上中止了歌唱，吆喝一声，打马飞奔。

我想，查密莉雅一定也要跟着他奔驰，我也准备跟上，但是她动也没动。原来怎样把头偏到一旁坐着，现在还是那样坐着，好象依然在倾听那些京回在空中的未绝的余音。丹尼亚尔走远了，我们却直到进村，一句话没有讲。还须要讲什么话呢，要晓得，言语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表达得出一切心事的……

从这一天起，我们的生活似乎有点变了。我现在总在等待着一种美好的幸福时刻。

一早我们就到打谷场上装车，去车站，我们迫不及待地离开车站，好在归途中倾听丹尼亚尔的歌唱。他的歌声在我心中生了根，每一步它都跟随着我。每天早上，我心中回荡着歌声，穿过湿流油的、露珠晶莹的苜蓿地，跑向羁绊住的马匹，而太阳迎面微笑着从山后滚出来。我处处听到这一声音：在簸谷老汉趁风扬起的麦粒的金雨那轻柔的簌簌声中，在草原上空孤独的鹞鹰那悠悠水流般的盘旋飞翔之中，——在我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之中，我都觉得有丹尼亚尔的歌声。

傍晚，我们走在峡谷中的时候，每次我都觉得我跨进了另一个世界。我合上眼睛，倾听丹尼亚尔歌唱，在我面前会出现一些童年时候就异常熟悉、异常亲切的情景：有时在帐幕当头、大雁飞翔的高处，飘过正作春游的蓝雾般的轻柔云片；有时在鸣鸣响的大地上，蹄声得得、嘶声悠长地驰过夏牧的马群，牧马驹儿抖着未曾剪过的极毛，眼里闪着墨黑的、野气的火光，洋洋得意、憨头憨脑地一路跑着追赶自己的妈妈；有时羊群在山包上静静地纷纷散了开来；有时瀑布从悬崖上倾泻而下，它那飞舞乱溅的泡沫的白光耀眼欲花；有时在河对岸草原上，红日轻柔地落进苕苕草丛里，火红的天边有一个孤独而遥远的骑手，好象正纵马追赶落日——红日已伸手可及——可是也掉进了草丛和暮色之中。

河那边哈萨克草原十分辽阔。草原将我们的群山向两边推开，草原上冷冷清清，人烟稀少……

但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，战争降临的时候，草原上燃起了烽火，一群群战马荡起滚热的尘土，把草原闹得雾腾腾的，四面八方奔驰着差骑。我记得，常常有跃马扬鞭的哈萨克在对岸用收人那响亮的声音喊着：

“吉尔吉斯弟兄们，快上马：敌人来啦！”然后在阵阵尘烟和滚滚火热的气流中飞驰而去。

草原唤起了所有的人们，我们的第一批骑兵在隆重庄严的震天动地声中，从山地、从平川奔赴前线。千万对金授敲响，千万名健儿瞩目草原。前面，林立的旗杆上鲜红的旗帜猎猎飘舞；后面，马蹄荡起的尘烟背后，爱妻慈母悲壮的哭声震动大地：“愿草原保佑你们，愿我们的豪杰马耶斯在天之灵保佑你们！”

马耶斯是吉尔吉斯民间史诗《马耶斯》中的主人公，是一个勇士。

在人们出发去作战的地方，留下了千百条伤别的路径……

丹尼亚尔通过自己的歌唱，将这种大地之美和动荡不安的境界，整个儿展现在我的面前。他这是在哪里学来的，从准那里听来的呢？我理解，只有那长年累月用整个心灵怀念过大地，尝够了思恋大地之苦的人，才能这样热爱自己的土地。在他歌唱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他本人——一个小男孩，浪迹草原路上。可能就在那时候在他心灵中产生了这些歌唱故乡的歌？也许是产生在他行进在炮火纷飞的征途上的时候？

听着丹尼亚尔歌唱，我真想匍伏在地上，象儿子对慈母那样紧紧抱住它，就因为它竟能使人这样热爱。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有一种新的东西在我心中觉醒了，当时这种东西我还叫不出名称，但这是一种不可克制的东西，这是一种要求——要求把它表现出来，是的，要求表现，不仅要自己能看见、能感触到世界，而且要把自己的观察、思想和感觉带给别人，要对人们叙说出我们的土地之美，象丹尼亚尔叙说得那样感人。对着一种莫名的冲动，我感到一种无端的恐惧和喜悦，使我心脉都停止了跳动。可是我当时还不懂得我需要拿起画笔。

我从小就爱画画。我常常描摹课本上的图画，孩子们都说我描画得丝毫不差。我把画拿给我们的墙报的时候，学校里老师常常夸奖我。但是后来战争开始，我的几个哥哥进了军队，我就和一般大小的孩子们一样，丢下学业，到农庄里工作。我丢开了颜色和画笔，而且也没有想到，将来有一天会检起来。可是丹尼亚尔的歌声惊动了我的心灵。

我天天好象生活在梦里，我望着世界，眼睛里充满了惊奇，仿佛一切都是头一次看到。

查密莉雅突然变得多么不同了啊！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那样一个热热闹闹、好说好笑的人。一丝朦胧的惆怅的阴影笼罩在她那光来敛去的眼上。走在路上，她常常一个劲儿地在想着什么。一种缥缈的、梦幻般的微笑，荡漾在她的嘴上，她不知因为什么一件好事暗自高兴，那件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。有时候，把粮袋扛到肩上，就这么一个劲儿地站着，怀着一种莫名的胆怯，恰似在她面前有一道汹涌奔腾的急流，她不晓得，可不可以往前走。她躲避着丹尼亚尔，不敢直望他。

有一天，在打谷场上，查密莉雅用一种有气无力、极不自然的抱怨语气对他说：

“把你那军装脱下来行吧？让我给你洗洗！”

然后，她把军装上衣在河里洗过，摊开来晒，自个儿则紧靠着坐下来，久久地用手掌尽力将它摩平，就着太阳瞧瞧磨穿的两肩，摇摇头，又沉默而忧伤地抚摩起来。

在这段时间，查密莉雅只有一次响亮地、快活惹人地笑过，而且眼睛也象过去那样明亮了一阵子。年轻的妇女、姑娘和小伙子们——原来的前方战士们，笑着闹着从苜蓿垛边蜂拥着顺路来到了打谷场上。

“喂，婆娘们，小麦面包不能单是你们吃，要请一请我们，不然，把你们扔到河里去！”小伙子们闹着，亮出了草杈。

“草杈可吓不住我们！自有东西招待我的女伴，你们请自个儿动脑筋！”查密莉雅响亮地答复说。

“那好，把你们一起扔到水里去！”

于是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交起手来。他们喊着，叫着，笑着，互相往水里推。

“抓住他们，往下拖！”查密莉雅笑得比谁都响，一面又快又灵活地躲避着进攻的小伙子们。

但是，真是怪事，小伙子们好象就看得见查密莉雅一个人。每个人都拼命去捉她、接她。瞧，有三个小伙子一齐把她抓住了，把她抬到河边举了起来。

“快吻我们，要不，就扔了”

“把她扔下去！”

查密莉雅挣扎着，仰起头哈哈大笑，笑着呼唤女伴们前来救援。但是她们正没命地往河岸上跑着，一面去河里捞取自己的头巾。在小伙子们的哈哈大笑声中，查密莉雅飞进水里。她带着散乱的水流源的头发从水里爬出来，竟是比较原来更美了。湿漉漉的花衫贴在身上，紧紧裹住那一双圆滚滚的健美的大腿和少女的乳房，她却全无觉察地笑着，一面踉踉跄跄地走着，一道道快活的小河，从她那火热的脸上向下流。

“快吻我们！”小伙子们还不放松。

查密莉雅吻了他们，可是又一次飞进了水里，又一次大笑，她把头往后甩着，好甩开那一绺绺湿漉漉、沉甸甸的头发。

打谷场上所有的人，都在笑年轻人玩的花样儿。簸谷老汉扔掉长锹，擦着泪水，他们那褐色的脸上的皱纹，放射着喜悦的、复活片刻的青春光彩。我也衷心地笑了，这一次竟忘记了履行我那保护查密莉雅不准小伙子们侵犯的职责。

惟独丹尼亚尔没笑。我偶然注意到他，便也不笑了。他宽宽地叉开两条腿，孤零零地站在打谷场边上。我以为，他就要冲过去，跑去把查密莉雅从小伙子们手里抢过来。

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目光又是忧郁，又是赞赏，其中有喜悦，也有伤痛。是的，查密莉雅的美又是他的幸福，又是他的痛苦。当小伙子们将她搂住，要她逐个地亲亲时，他低下头去，做出要走开的样子，但是他没有走开。

这时查密莉雅也觉察到了他。她登时敛住笑容，低下头去。

“闹一会儿，该够了！”她出人意料地喝住闹得正欢的小伙子们。

有人还打算去搂她。

“走开！”查密莉雅将小伙子推开，抬起头来，朝丹尼亚尔匆匆投过负疚的一瞥，便跑进灌木丛里去拧衣服。

他们的关系我还不是全都十分清楚，而且得承认，我怕去想这些。但是，当我注意到查密莉雅本是自己要躲着丹尼亚尔，却因而变得郁郁寡欢时，不知怎地我感到很不舒服。最好她还是取笑他，嘲弄他。但是同时，每当夜晚我们走在回村的路上，听着丹尼亚尔歌唱的时候，我深深地为他们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喜悦。

在峡谷中查密莉雅坐在车上，进了草原便爬下车来步行。我也步行，在路上走着，听唱歌，这样更好些。一开头我们各靠各的车子走，但是一步一步地，自己也不知不觉地，越来越走近丹尼亚尔。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吸引我们向他走去，想在黑暗中仔细瞧瞧他脸上和眼睛的表情，——果真这就是那个孤僻、沉闷的丹尼亚尔他在唱吗？

每次我都留意到，查密莉雅往往十分激动，十分动情，不觉慢慢向他伸过手去，但是这一切她都没有看到，他用手板住后脑勺，朝两边晃着，望着高处、远处；查密莉雅的手便犹豫不决地落到车厢板上。她于是浑身一抖，急忙抽回手来，站住身于。她站在大路中间，神情沮丧，茫然若失，对着他的背影望很久，然后再往前走。

有时我觉得，我和查密莉雅是被一种同样不可理解的感情搅得心神不宁。也许这种感情者早就藏在我们的的心灵中，而现在到了它出头的时候。

查密莉雅干起活儿还是不顾一切，但是在在我们难得的休息时刻，我们

呆在打谷场上的时候，她就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她靠近簸谷老汉走来走去，有时去帮帮他们的忙，用劲高高地迎风扬几锨小麦，随后突然扔下木锨，朝麦秸垛走去。在这儿，她在阴凉里坐下来，象是害怕孤独似地唤我：

“到这儿来，小兄弟，一块坐一会儿！”

我总在等待着她告诉我一件重大的事，讲一讲是什么使她不安。但是她什么都没讲。

她一声不响地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膝盖上，一面望着远处，一面揪弄着我那毛扎扎的头发，用颤动、滚热的手指抚摩着我的脸。我仰面望着她，望着她那充满不安和苦闷的脸，并且觉得，从她的脸上看出了我自己的神情。她也正被一种东西折磨着，一种东西在她心中蕴积已久，渐渐成熟了，要求出头。她非常害怕这一点。她极端地愿意，同时又极端地不愿意对自己承认她在恋爱，正象我一样，又希望又不希望她爱丹尼亚尔。因为归根结底，她是我父母的儿媳妇，是我哥哥的妻子。

但是这样的想法，在我脑子里只不过停留片刻时间。我把它驱赶开去。对我来说，真正惬意的事，乃是看到她那孩子般微张着的、多情善感的嘴唇，看到她那泪花迷离的眼睛。她是多么好看，多么美丽，她的一张脸流露着何等光彩照人的灵秀之气，何等炽热的感情。那时候我只不过看到这一切，但不能全部理解。现在我也常常在问自己：爱情也许是一种灵感，就和艺术家、诗人的灵感一样？望着查密莉雅，我真想跑进草原，放声高呼，问大地，问青天：我该怎么办，我将何以对待我心中这种不可理解的不安和这种不可理解的喜悦。于是，有一天，我似乎得到了答案。

我们象往常一样，从车站赶车往回走。夜幕已渐渐张开，星星一簇一簇地在天空闪烁，草原已经向睡魔屈服，只有丹尼亚尔的歌儿打破沉寂，声声扬起，又渐渐消溶在柔和、黑暗的远方。我和查密莉雅走在他后面。

这一次丹尼亚尔又是怎么回事——在他的声调中有那么多柔情的、动人肺腑的烦恼和孤独感，使人对他无限同情和怜惜，不由地阵阵热泪涌到喉边。

查密莉雅低下头走着，牢牢地扶住车厢板。当丹尼亚尔的声音再度开始提高时，查密莉雅抬起头来，走着走着，跳到车上，和他坐到一起。她将两臂抱在胸前坐着，如同石像一般。我朝前跑一两步，和他们并排走着，从一旁望着他们。丹尼亚尔在唱着，似乎没有发觉查密莉雅坐在他身旁。我看到，她的手无力地垂下来，挨近丹尼亚尔，将头较轻地靠在他的肩上。他的声音只颤动了短短一小会儿，就象正跑着的马被鞭打得额了一下似的，然后又带着新的力量响亮起来。他在歌唱爱情！

我深受感动。草原上仿佛百花怒放，万物惊醒，黑暗被推开，于是我在这辽阔的草原上看到了一对恋人。他们却没注意我，就象这里压根儿没有我这个人似的。我走着，望着，他们是如何地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，随着歌子的节拍一块儿摇晃着身子。在我眼前，他们似乎是另外两个人了。这还是那个丹尼亚尔，穿着他那敞开的、破旧的士兵上装，但是他的眼睛似乎在黑暗中放光。这是我那查密莉雅，她贴在他身上，如此拥静而羞怯，眼睫毛上闪烁着泪花。这是两个新的、无比幸福的人。能说这不是幸福？你看，丹尼亚尔把自己对于故乡土地整个伟大的爱——那种使他心中产生出这种感人的音乐的爱，全部献给了她，他为她歌唱，他歌颂她。

我再一次充满了那种难以理解的、总是伴随着丹尼亚尔的歌声而来的

激动心情。我忽然明白了我想做什么。我想把他们画下来。

我对自己的念头十分害怕。但是愿望压倒了恐惧。我要把他们画成这个样子，画成幸福的一对儿。是的，就画成他们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我画得出来吗？又是害怕，又是喜悦，使得我呼吸迫促。我陷入一种甜蜜而沉醉的忘情状态中。我同样是幸福的，因为还不知道，这种大胆的愿望将来会带给我多少困难。我自己下过决心，要象丹尼亚尔那样看待大地，我要用油画颜色把丹尼亚尔的歌子描述出来，我也会有高山、草原、人群、青草、白云、大河。我当时甚至想过：“哪里可以弄到油画颜色？学校里不会给的，他们自己都不够用！”似乎全部问题仅在于此了。

丹尼亚尔的歌声突然中断了。这是查密莉雅猛然抱住了他，但她又马上放开，呆然片刻，闪到一旁，并且从车上跳了下来。丹尼亚尔踌躇地勒了一下马缰，马匹停了下来。

查密莉雅转身背对着他，站在路上，随后猛地抬起头来，从侧面望着他，勉强忍住眼泪，说：

“你看什么呀？”稍停之后，又冷冷地说：“别看我啦，走吧！”她也走向自己的车子。“你发什么愣？”她突然冲我说，“快上车，拿好自己的缰绳！唉，和你们在一起，够我受的！”

“她一下子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催动马匹，困惑地想。其原因却是不消猜度的：她心里很不好受，因为她有合法的丈夫，还活着，正住在萨拉托夫的野战医院里。但是我实在不愿去想任何问题。我在生她的气，也生我自己的气，而且如果我晓得丹尼亚尔再也不唱歌了，晓得我不管什么时候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，那我说不定会根起查密莉雅的。

极度的疲惫使我浑身难受，巴不得快一点推到家朝麦秸上一躺。急步走着的马儿的脊背在黑暗中上下颤动，车子吃力地颠簸着，缓绳老是要从手里滑脱出去。

在打谷场上，我费力地扯下马轭，摔到车子底下，勉强走到麦秸堆旁，躺倒了。丹尼亚尔这一次自己把马带去吃草。

但是，清早我醒来，心中觉得十分高兴。我要画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！我眯起眼睛，就能推妙惟肖地想象出我将画成的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的样子。似乎拿起画笔和颜色就可以画了。

我跑向河边，洗了脸，便奔向绊住的马匹。水湿冰冷的苜蓿，湿漉漉地打在两只光脚丫上，杀得到处是裂口的两脚生疼，但是我心情很好。我跑着，并且一路留心周围的事物。太阳从山后探过头来，可是为边野生的葵花又向太阳探过头去。白头的芥子贪心地要把它围困起来，但是它不示弱，用它那黄色的舌片同白头芥子抢夺清晨的阳光，喂养那充实紧密的种籽盘。这儿是叫车轮碾坏的沟渠过道，水已经渗到车辙里。这儿是孤零零一小片淡紫色的长得齐腰深的清香的薄荷。我在可爱的土地上跑着，头顶上燕子在竞速飞翔。啊，多么希望能有油画颜色，好画出清晨的太阳，画出头戴白帽、身被青衣的群山，画出这露珠晶莹的苜蓿和长在沟边的野向日葵。

回到打谷场上，我那喜气洋洋的心情马上暗淡下来。我看到愁眉不展、消瘦了的查密莉雅。看样子她这一夜都没睡，眼睛下面印着两片乌暗的阴影。她没有对我笑，也没有同我讲话。但是当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来到时，查密莉雅走到他跟前，也不问好，就说：

“收回你的车子吧！随便把我派到哪里，车站我是不去了！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我的好查密莉雅，叫牛虻咬了一口还是怎的？”队长很和善然而惊讶地说。

“牛虻有牛虻落的地方！我的事不劳你多问！我说不愿干，那就是不干！”笑容从奥洛兹马特脸上消失了。

“愿干也好，不愿干也好，粮食还是要送！”他用拐杖敲着地面说，“要是谁欺侮你，就讲，我会让他的脖颈把我的拐杖敲断！要不是，就别生鬼花样：你运的是战士的粗钢。你自己的丈夫就在里面！”他猛地转过身去，撑着拐杖蹦走了。

查密莉雅感到很难为情，满脸都红了，她朝丹尼亚尔那边望了一眼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丹尼亚尔站在稍微离开些的地方，背对着她，一冲一冲地在紧马勒上的皮带。全部谈话他都听见了。查密莉雅手里揪弄着鞭子，又站了不大一会儿，然后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摔，朝自己的车子走去。

这一天我们回来得比平常都早。丹尼亚尔一路都在催赶马匹。查密莉雅愁眉不展，一言不发。我真不能相信，在我面前是一片晒焦的、黑沉沉的草原。昨天它还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嘛！仿佛我是在童话中听到过它，而那种使我心情大变的幸福情景，还没有从脑海里消失。似乎我抓住了生活中最精彩的部分。我把它想象得细致入微，这弄得我一天到晚神魂不定。直到我从女司磅员那里偷来一张厚实的白纸，我才心安。我胸中揣着一颗哈哈跳动的心，跑到草垛后面，把纸摊在一张创得很平的木钦上，——木钦是从簸谷老汉那里顺手牵羊拖来的。

“真主保佑！”就象当年父亲第一次让我骑到马上那样，我小声说，接着我用铅笔在纸上画起来。这是我第一幅拙劣的素描。但是当纸上现出丹尼亚尔的一些特征时，我什么都忘了！我已觉得，纸上已展开那八月的夜晚的草原，我觉得，我听到了丹尼亚尔的歌唱，看到了他本人，地仰着头，袒露着胸膛，也看到查密莉雅贴在他的肩上。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作的画：这是车子，这是他们俩，这是撩在车前的造绳，马背在黑暗中颤动，再就是草原，遥远的星星。

我深深陶醉地画着，周围什么都不去注意，直到我头上响起一个人的声音时，我才猛醒过来。

“你怎么回事？聋了还是怎的？”

这是查密莉雅。我真慌了，满脸通红，画要藏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车子早装好了，我们喊了你半天，都喊不应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……这是什么？”她问道，并且把画拿起来。“哼！”查密莉雅生气地耸耸肩膀。

我真想钻到地里。查密莉雅对着画望了很久，然后对我抬起伤感、潮湿的眼睛，低声说：

“把它给我吧，小兄弟，……我留着做个纪念……”她把纸对折起来，掖到怀里……

我们已经走上大路，可我怎么也不能镇定下来。这一切就象发生在梦里。真不能相信，我竟画出了一些和我所看到的情景根相象的东西。但是内心深处，却已经浮起一种天真的得意洋洋的心情，甚至自命非凡，而一些幻想——一个比一个更大胆，一个比一个更有诱惑力——简直弄得我如醉如痴。我已在打算画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画，可不再用铅笔，要用油画颜色。我全没有留意，我们走得有多快。这是丹尼亚尔在拚命赶马。查密莉雅也不肯

落后。她两旁望着，有时不知因为什么微笑起来，笑得动情，可又负疚。

我也笑了，就是说，她已经不再生我和丹尼亚尔的气了，要是她肯开口，丹尼亚尔今天会唱的……

这一次我们到车站比平常早得多，马匹可就象洗了个澡。车子还在走着，丹尼亚尔就开始卸粮袋。他要慌着到哪儿去，他出了什么事，很难理解。当火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久久地、心思重重地目送着列车，查密莉雅也朝他望的方向望着，似乎想弄清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

“你过来一下，有一个马掌松了，帮我扯下来吧，”她唤丹尼亚尔说。

当丹尼亚尔从夹在两膝中间的马蹄上把马掌扯下来，站起身来时，查密莉雅望着他的眼睛低声说：

“你怎么回事，不了解还是怎的？……还是世界上就我一个女人？……”

丹尼亚尔一声不响地将眼睛移开。

“你以为，我心里就轻松？”查密莉雅叹一口气。

丹尼亚尔的眉毛飞舞起来，他带着热恋和忧郁的神情看着她，说了一些什么，但是声音很低，低得使我听不见，然后他快步走向自己的车子，甚至不知为什么显得很高兴。

他走着，不住地抚摩着马掌。我瞧着他，感到不解：查密莉雅的话何以能使他感到安慰？要是一个人沉重地叹一口气说：“你以为，我心里就轻松？”这又算得上什么样的安慰？……

我们已经卸完了车，准备走了，这时院子里进来一个伤兵，瘦瘦的，穿着皱皱巴巴的军大衣，背着行李包。几分钟以前，车站上停下了一列火车。伤兵朝四面望望，喊道：

“这儿有谁是库尔库列乌村的？”

“我是库尔库列乌村的！”我回答说，一面在寻思：这是哪一个？

“你是谁家的，小弟弟？”伤兵本待向我走来，但这时他看到了查密莉雅，于是又惊又喜地笑了起来。

“是你，凯里木？”查密莉雅惊讶地喊道。

“哎呀，查密莉雅妹妹！”伤兵向她跑去，双手握住她的手。

原来，这是查密莉雅的同村人。

“这可太巧了！就象事先晓得一样，打这个弯儿算打对了！”他兴奋地说，“我是刚从萨特克那儿来，我们一块儿住在野战医院里，谢天谢地，再过个把月他也要回来啦。

临别的时候我对他说：给妻子写封信吧，我一定带到……这就是，拿去吧，原封未动。”凯里木递给查密莉雅一封三角形信笺。

查密莉雅抓住信，表情激动，随后脸色灰白，小心地瞅了瞅丹尼亚尔。他就象当时在打谷场上那样，宽宽地叉开两条腿，孤零零地靠近车子站着，用失望的眼睛望着查密莉雅。

这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，伤兵立时又看到熟人，又看到亲人，各种问讯纷纷而来。

查密莉雅甚至还没来得及因为带信向他道声谢，丹尼亚尔的车子便轰隆隆地打她身旁驰过，冲出院子，猛颠猛跳地跨过辙坑，扬起一路灰尘。

“他疯了还是怎的！”人们朝他背后喊。

伤兵已经叫人们领走了，我和查密莉雅依然站在院心里，望着渐渐远去的一团团的灰尘。

“走吧，嫂子，”我说。

“你走，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！”她痛苦地回答说。

就这样，我们第一次分头而行。蒸人的闷热燎烤着干燥的嘴唇。一天来被灼晒得白热化了的干裂、火烫的大地，这会儿似乎正在渐渐冷却，升起一层白茫茫的雾气。在同样白茫茫的蜃气中，西方天际跳动着一颗柔韧的形状无定的太阳。在那苍茫的天际，正在聚拢授红色的暴风雨的云块。于热的风一阵阵吹来，吹到马面上，象是留下一层白色的水碱，然后猛力撩开马鬃，疾驰而去，到小丘上去拨动艾蒿的细叶。

“要下雨了，是不是？”我想。

我感到自己多么无依无靠，感到多么恐慌！我鞭打着一心想换成漫步行走的马匹。

干瘦的长腿野雁，惶惶不安地往山谷中乱窜。大路上吹来一些颜色乌暗的沙漠牛草叶子——我们这儿没有这种东西，这是从哈萨克那边吹来的。太阳已经落下去。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只有劳累了一天的草原。

我来到打谷场上，天已经黑下来。寂静无声，没有一丝风。我唤了一声丹尼亚尔。

“他到河边去了，”值夜人回答说，“真太闷气啦，都回家了。没有风，打谷场就没有人光顾！”

我把马匹赶去吃草，并且决定到河边去一下，——我晓得河边丹尼亚尔常去的地方。

他弯着腰，把头垂在膝盖上坐着，正在倾听陡岸下面河水的咆哮声。我真想走过去，抱住他，对他讲几句宽心话。但是我能对他讲什么呀？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，就回来了。

后来我在麦秸上躺了很久，望着笼罩着乌云的黑沉沉的天空，我在思索：“人世上的事为什么这样复杂，这样难以理解？”

查密莉雅依然没有回来。她到哪里去了呢？我简直睡不着，虽然困得要命。山峦的上空，乌云深处，不时地闪动着遥远的电光。

丹尼亚尔走来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睡。他漫天目的地在打谷场上徘徊着，不时望望大路。过了一会儿，来到麦秸垛后面，在我旁边的麦秸上躺了下来。他会到别处去的，现在他不会再留在村里了！可是他往哪里去啊？他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，谁又要他呀？我听到渐渐驶近的车子缓慢的轧轧声，已经是睡意蒙胧了。大概，查密莉雅回来了……

不记得我睡了多久，只觉耳边忽然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在麦秸上悉悉索索响着，象是有一只水湿的翅膀轻轻挨了一下我的肩膀。我睁开眼睛。原来是查密莉雅。她从河边来，穿着拧过了水的凉丝丝的长衫。查密莉雅停下来，不安地朝四下望望，靠近丹尼亚尔坐下来：

“丹尼亚尔，我来了，我自己要来的，”她轻轻地说。

周围一片寂静，闪电无声地滑了下来。

“你在难过？很难过，是吧？”

又是一片寂静，只听到一块被冲刷下来的土块掉到河里去时轻柔的溅水声。

“难道是我的错？你也没有错……”

远处群山之上雷声隆隆。查密莉雅的侧面被闪电照得雪亮。她四下望了望，便伏到丹尼亚尔身上。她的肩膀在丹尼亚尔的手臂中抽搐地抖动着。

她在麦秸上伸直身子，挨着丹尼亚尔躺下。

急端端的风从草原里奔来，卷起麦秸团团打转，撞到打谷场边歪斜的帐篷上，又斜斜里跑到大路上陀螺似地滴溜溜乱转。蓝色的寒光又在乌云中飞掣，焦雷带着干枯的断裂声在头上喀嚓喀嚓响着。叫人又怕又喜——一场大雷雨，最后一场夏季大雷雨就要来临。

“难道你以为我会舍得了你，去爱他？”查密莉雅热烈地悄声说，“不会的，决不！”

他什么时候也没有爱过我。就连问候也不过在信末尾附笔写一下。我才不稀罕他和他那背时的爱情，让人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好啦！我的亲人儿，孤孤单单的人儿，谁也别想把你夺走！我老早就爱你了。当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在爱着，等待着你，你终于来了，就象知道我在等你似的。”

蔚蓝色的闪电，一个接一个婀娜多姿地朝陡岸下面的河里直钻。一滴一滴倾斜的冷雨，沙沙地打在麦秸上。

“查密莉雅，亲爱的查玛尔苔！”丹尼亚尔悄声说，他用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中最亲热的叫法叫着她的名字。“转过脸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！”

雷雨大作。

帐篷上吹落的毛毡在地上扑扑跳动着，象被击落的鸟儿在拍打翅膀。大雨一阵猛似一阵地倾注着，象是在狂吻大地，雨脚被风擦得歪歪倒倒的。沉雷象猛烈的山崩似地隆隆滚动，斜穿过整个天空。群山之上闪耀着远方闪电明亮的火光，就象春天火红的郁金香。疾风在深谷里呼啸，如癫如狂。

大雨在下，我将身子裹到麦秸里躺着，我感觉到，一颗心在我手底下跳动得多么猛烈。我是多么幸福。我有这样一种感觉：仿佛是大病之后第一次看到阳光。雨打在我身上，闪电照在我身上，但我心境舒畅，我带着微笑沉沉睡去，已经不清楚：是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在窃窃私语，还是渐渐平缓的夜雨在悉索地敲打麦秸。

这会儿雨水要多了，秋天快到了。空气中已是常常激发着艾蒿和泡透的麦秸的秋意绵绵的、湿漉漉的气息。秋天，又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？关于这一点，不知怎的我全没去想。

在那个秋天，辍学两年之后，我又进了学校。课后我时常到河边陡岸上去，坐在此时已经空旷无人的当日的打谷场边。我在这里用学生画色画出自己的第一批素描画。甚至依我那时的看法。我都觉得不够满意。

“颜色不行！能有真正的油画颜色就好了！”我对自己说，虽然我还想象不出，真正的油画颜色该是什么样子。

只是在若干年后，我才见到了用铅管装着的真正的油画颜色。

颜色归颜色。可是看起来依然是老师说对：画画必须学习。谈到学画，过去连想也不敢想，当哥哥们一直杳无音信，妈妈对我这个唯一的儿子，两家的男子汉和养家人，怎么也不肯放手的时候，哪里还能谈到学画？我连提都不敢提。可是秋天就象故意逗弄人似的，显得分外美丽，就等你去画它。

清凉的库尔库列乌河水已经落下去了，浅水处露出水面的顽石上，长满了暗绿色和授红色的苔乔。光秃的柔情的河柳染过早霜，已变成红色，但是小白杨树却还保留着结实的黄色叶子。

烟熏雨淋的牧马人的帐篷，在河湾里再生草地上显得黑趣越的，出烟孔上缠绕着一缕缕浓浓的蓝灰色炊烟。瘦长劲壮的牡马凄凉地放声长嘶，因为牡马四散回家了，牡马留在马群里，一直留到春天，自然不会安生。山上

回来的牲畜，一群一样地在收割后的田地上走来走去。干枯焦黄的草原上，横七竖八地交叉着印满踪迹的路径。

很快便吹起了草原风，天空昏暗下来，下起一场一场的冷雨——这是雪的先兆。有一天，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日子，我来到河上——我真十分欣赏浅滩上那火红的山梨树丛。

我在离河滩不远处的河柳丛中坐下来，已是傍晚时候。忽然我看到有两个人，从各方面判断，他们是徒步过河的。这是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。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那严峻的、惶惶不安的面孔。丹尼亚尔背着行李包，急匆匆地走着，敞开的军大衣的两襟，碰打着他那破旧的厚油布靴筒。查密莉雅戴着一顶白色浅帽，浅帽这会儿歪到了脑后，身上穿着她最漂亮的那件花衫，这件花衫是她爱穿着在市集上露两下子的，花枝上面罩一件棉绒对襟女褂。她一只手提着一个不多大的包袱，另一只手攥着丹尼亚尔的旅行包的皮带。

他们一路在谈着什么事。

他们已经走在直穿休耕地的长满芨芨草的小路上，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也许，该喊一声？但是舌头恰似粘在上颚上了。

最后的紫红色的夕照，顺着贴山急行的斑驳的云排滑走了，天立刻黑了下來。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头也不回地朝小站的方向走去。他们的头在芨芨草丛里又晃了两三次，随后就不见了。

“查密莉雅……雅……雅！”我使足所有的力气喊。

“雅……雅……雅……雅！”到处响起回声。

“查密莉雅……雅……雅！”我再喊一次，然后忘记一切地跑进水里，过河去追赶他们。

冰冷的水花，大片大片地飞到我的脸上，衣服湿透了，可我还是急不择路地往前跑，突然碰到一点什么东西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我躺在地上，没有抬头，我泪流满面。似乎黑暗来到了我的头上。芨芨草的秆儿尖细而忧郁地叫啸着。

“查密莉雅！查密莉雅！”我咽着眼泪，呜呜地哭着。

我和我最亲最爱的两个人告别了。只是这会儿躺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忽然理解到，我在爱查密莉雅。是的，这是我初次的、依然是孩子的爱情。

我将头埋到湿漉漉的臂肘中躺了很久。我不仅告别了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，也告别了我的童年。

当我好不容易摸黑回到家时，院子里乱哄哄的，马镫叮当响着，有人在备马，奥斯芒喝得醉醺醺的，在马上抖着威风，可着嗓子大叫：

“早就该把这个偷生的狗杂种赶出村子。简直是全族的耻辱，全族丢丑！他要落到我手里，就地干掉他，吃官司就吃官司，决不能听凭随便一个叫化子就来拐走我们的女人！喂，哥们儿，跨上马，他哪里也跑不掉，到车站去保准追得到！”

我浑身一冷：他们朝哪里去追？但是当我确信无疑追赶的人将是顺大路去车站，而不是往小站时，便悄悄溜进房里，连头裹进父亲的皮袄，不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眼泪。

村里当时有多少流言蜚语啊！女人们争先恐后地议论查密莉雅：

“真蠢！这样的人家，她要走掉，有福自己糟蹋了！”

“我倒要问问，她看上的是哪一点？他的全部家业就那件破大氅和满是

窟窿的靴子！”

“自然就甭提牲畜满院了！无亲无故的流浪汉，叫化子——有多大家底子，全在身上。没什么，多情女会有懊悔的一天，可那就晚了。”

“真是天大的怪事！萨特克凭哪一点不是个好丈夫，凭哪一点不是个好当家的？全村头一个好男子！”

“还有那婆婆呢！这样的婆婆老天爷可不是让每个人都能摊得上的！那样的家主娘再是天底下难找！蠢女人，糊里糊涂把自己毁了！”

可能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议论我原来的嫂嫂查密莉雅。就算丹尼亚尔只有一件破大氅和满是窟窿的靴子，但是我晓得，在精神上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富有。我不能，决不能相信，查密莉雅和他在一起会不幸福。只不过我很可怜妈妈。我觉得，她原来的精力都随着查密莉雅一块儿不见了。她懊丧，消瘦，而且就我现在理解的，她怎么也不能承认，生活有时会如此猝然地打碎旧的基石。要是风暴吹倒的是一棵强劲的树，它就再也不能起来了。以前妈妈不肯找任何人替她穿针引线，好强心不容她这样。可这舍儿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，看到妈妈的手打着颤，她看不到针鼻儿，在哭着。

“来，把线穿上！”她吩咐我，又沉重地叹一口气“查密莉雅不知哪里去了……唉，她要是不走，会是家里多好的一个管家的！去啦……不要家了……可为啥要走？还是我们家错待她来？……”

我真想抱住妈妈，安慰安慰她，对她讲讲丹尼亚尔是怎样一个人，但是我不敢，那我会叫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

我清白无辜地卷入这桩事里边，终归不再成为秘密。

萨特克很快便回来了。他自然很难过，虽然在拚命喝酒时对奥斯芒说：“走啦，她正该有这种下场。谁知道会死在哪里。我们这时代女人有的是。就连一个金发女人，也换不到一个顶无用处的小伙子。”

“这话对！”奥斯芒回答说，“就可惜当时他没有落到我手里，要干掉他，就完事大吉了，至于她，揪住头发，给拴到尾巴上了事！说不定，是到南方去了，去种棉花或是找哈萨克去了，他倒不是头一次流浪了！只不过我弄不懂，这到底是怎么搞的，事前谁也不晓得，连想也不曾想到。这全是她，不要脸的，一手安排！我真该把她……”

听着这些话，我真想对奥斯芒说：“你一定没忘记她在割草场上怎样呵斥你。你才是个不要脸的家伙！”

有一天我坐在家，正在给学校里的墙报画一点什么。妈妈在炉边忙碌着。忽然萨特克闯进屋来。他脸色灰白，眼睛凶狠地眯缝着，朝我奔来，把一张纸揉到我鼻子底下。

“这是你画的？”

我急坏了。这是我的第一张画。栩栩如生的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这会儿正望着我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这是谁？”他用一个指头戳着纸说。

“丹尼亚尔。”

“叛逆！”萨特克冲着我的脸叫喊道。

他把画撕得粉碎，喀嚓把门一摔，走了出去。

经过很久的闷人的沉默之后，妈妈问我：

“你早就晓得？”

“是的，早就晓得。”

她靠在炉上，带着那样的责备和困惑神情望着我。当我说：“我还要把他们画出来”时，——她伤心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

我望着散在地上的碎纸片，一种难以忍受的凌辱使我十分气恼。随便把我当做叛逆吧。我背叛了谁？背叛了家庭？背叛了我们的家族？但我没有违背情理，没有违背真正的情理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所作所为合情合理！我无法对任何人讲明这件事，就连妈妈也不会理解我。

一切东西在我眼里都变大起来，碎纸片就如活的一样，好象在地上旋转。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从画上望着我的那一时刻，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，以致我忽然觉得，仿佛我听到了丹尼亚尔的歌声——就是他在那难忘的八月之夜唱的那支歌。我想起他们是怎样离开村子的，我于是急不可耐地想踏上征途，和他们一样，大胆、坚决地走上艰难的追求幸福的道路。

“我要出去学习，……你告诉爸爸，我想成个画家！”我坚定地对妈妈说。

我原是认定，她会责备我，而且会讲起在战争中牺牲的哥哥，会哭起来的。但是，使我吃惊的是，她没有哭。只不过戚然地小声说：

“去吧，……你们翅膀长硬了，就各飞各的吧……我们哪里晓得，你们能不能飞得高？也许，依们对。去吧……也许到了外面会改变主意……画画，抹颜色——这不算手艺……学学就知道了……就是别忘了自己的家……”

从那天起，小房和我们分了家。我不久就出外学习了。

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。

艺术学校毕业之后，我被送进美术学院，我向学院提出了自己的毕业创作——这就是我幻想了很久的那幅画。

不难猜到，这幅画上画的是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。他们走在秋日的草原路上。他们面前是辽阔、明朗的远方。

虽说我的画还不完美——艺术不是一日之功——但是它对我来说却是无限可贵的，它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创作冲动。

现在我也常有失败，常有对自己失掉信心的沉重时刻。这时我就非要去看看这幅我最心爱的画，非要去看看丹尼亚尔和查密莉雅不可。我久久地望着他们，每次都和他们进行交谈：

“如今你们在哪里？你们走着什么样的道路？现在我们草原上有很多新的道路——去阿尔泰，去西伯利亚，在全哈萨克斯坦到处有路可通！有许许多多勇敢的人在那儿劳动着。也许，你们是到那些地区去了？我的查密莉雅，你走了，穿过辽阔的草原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也许，你疲倦了，也许，你对自己失掉了信心？你就偎依到丹尼亚尔身上吧。让他为你唱起他那歌唱爱情、歌唱大地、歌唱生活的歌！让草原翩跹起舞，变幻出万紫千红！让那八月之夜在你脑海里萦回！朝前走吧，查密莉雅，不要后悔，你已经找到了你那得来不易的幸福！”

我望着他们，并且听到了丹尼亚尔的声音。他也在召唤我踏上征途——就是说，该是动身的时候了。我要穿过草原回到自己的村子，我会在村里看到新的色调的。

但愿我画的每一笔，都飞扬着丹尼亚尔的歌声！但愿我画的每一笔，都跳动着查密莉雅的心！

力冈译

（译自苏联《新世界》1958年8月号，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

1982 年版

雨蒙蒙的黎明

作者：帕乌斯托夫斯基

夜里，船到了纳沃洛基。库兹明少校走到甲板上。冷雨霏霏。码头上没有人，--只有一盏街灯发着光。

“城在哪儿呢？”库兹明想。“漆黑，雨，--真见鬼！”

他打了一个寒噤，便把外套扣上。河上吹起了冷风，库兹明找船上大副打听，问船是不是要在纳沃洛基停很久。

“两三个钟头，”大副回答。“要看货装得怎样。您要做甚么？您还没有到目的地呢。”

“得转交一封信。医院里同病房的人托我交给他妻子的。她就住在纳沃洛基这儿。”

“是啊，任务嘛！”大副吐了一口气。“留点儿神！听着点儿拉笛，要不，您就留下啦。”

库兹明走到码头上，顺着滑溜的台阶爬上峻峭的河岸，雨声在灌木林里沙沙地响。

库兹明停住脚步，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，随着便看见了一匹垂头丧气的马，，一辆歪歪咧咧的载客马车。车篷是撑着的。一阵阵鼾声从故车篷下面传出来。

“喂，朋友，”库兹明高声说。“睡得真香啊！”

车夫身子一转，爬下车来，擤了擤鼻涕，拿衣襟擦了鼻子，这才问：

“坐车走么？”

“坐车，”库兹明答应了。

“上哪儿？”

库兹明说出街道名称。

“远着哪，”车夫有些不安。“在山上呢。起码得走上一刻钟。”

他把缰绳一拉，嘴里吆喝了两声。马车不情愿地走动了。

“怎么，你是纳沃洛基独一份赶车的啊？”库兹明问。

“我们有两个人，都是老头子。旁人都打仗去了。您去找谁？”

“找巴希洛娃。”

“知道了，”车夫拐了一个急弯。“找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，安得列·彼得罗维奇大夫的女儿，去年冬天从莫斯科来的，住在她父亲家里。安旁列·彼得罗维奇本人两年前去世了，他的屋子……”

马车咕咚地一震，吱呀一声，又出了水坑。

“瞧着点路，”库兹明劝他。“别东张西望了。”

“路倒真有点……”车夫咕噜着。“要是在白天走，当然免不了担心。晚上可没关系。

晚上坑坑洼洼都瞧不见。”

车夫不说话了。库兹明点看了烟，朝后靠在车座上。雨点把撑起的车

篷敲得咚咚地响，远处有狗的叫声。散发着茴香、湿篱笆和河水的气味。“至少有半夜一点了，”库兹明想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个地方的钟楼上，震耳的钟声真的响了一下。

“不如留在这里过假期算了，”库兹明想。“只要空气好，受伤以后的一切不愉快都会过去的。在有个开向花园的小房里租一间屋子。在这样的夜里，敞开窗户，躺下来盖上被子，听着雨点在牛蒡草上敲打。”

“您莫非是她男人吧？”车夫问。

库兹明不回答。车夫以为这个军人没听见他问的话，可是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问一遍。“很清楚，是她男人，”车夫心里想。“可是大伙儿嘀咕，说她在战前就把男人扔了。这一下明白了，那是胡说。”

“嗨，撒旦！”他喊着，用缰绳抽了一下皮包骨的老马。“又不是雇你来和面的！”

“倒霉，船耽误了，半夜才到，”库兹明想。“为甚么巴希洛夫--他同病房的人--一知道库兹明要经过纳沃洛基，就一定要他把信亲手交给他的妻子？现在还得把别人惊醒，天晓得人们还会怎么想！”

巴希洛夫是个身材高高的爱逗笑的军官。他喜欢谈，谈得也多。每逢要说出什么尖锐的话，他先不出声地笑上好一阵。应征进军队以前，巴希洛夫当电影导演的助手，每天晚上，他都向同病房的人详细地讲述出名的影片。伤员们喜欢巴希洛夫的故事，等着要听，对他的记忆力感到惊讶。巴希洛夫评论起人物、事情和书籍来是尖锐的，非常固执，而且对每一个打算反驳他的人都加以嘲笑。可是嘲笑得很狡猾--用暗示和笑话，受嘲笑的人通常隔了一两个钟头才回味过来，知道巴希洛夫挖苦了他，於是苦思着刻毒的回答。不过回答自然已经来不及了。

库兹明动身前一天，巴希洛夫交给他一封信转给他的妻子，这时库兹明第一次看见巴希洛夫脸上露出黯然的笑容。后来在夜里，库兹明又听见巴希洛夫在病床上翻来复去，擤着鼻涕。“也许。他并不是那样冷心肠的人，”库兹明想。“这会儿大概在哭呢。就是说受着爱情的折磨。爱得厉害。”

第二天一整天，巴希洛夫都不离开库兹明身边，时不时瞧着他，又送给他一把军官用的水壶，临走以前，他们两人还把巴希洛夫收藏着的一瓶葡萄酒喝光了。

“您这样瞧着我做甚么？”库兹明问。

“您是个好人，”巴希洛夫回答。“您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，亲爱的少校。”

“我是测量员，”库兹明答复说。“而测量员其实也就是艺术家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漂泊者，”库兹明不着边际地回答。

“‘流放的囚徒，漂泊者和诗人，’”巴希洛夫略带嘲笑地吟诵着，“‘是有人渴望当一当，可有谁真的做得成。’”

“这是谁的诗？”

“沃洛申的。不过这不相干。我瞧着您是因为我心里羡慕。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羡慕什么？”

巴希洛夫转动着酒杯，朝后往椅背上一仰，笑了一笑。他们坐在庭院走廊的尽头，靠在一张小藤桌旁边，窗外，风吹弯了幼嫩的小树，摇得叮子

簌簌作响，扬起了尘土。

一团雨云从河面朝城市浮过来。

“羡慕什么？”巴希洛夫反问了一句，把他那红红的手掌放在库兹明手上。“甚么都羡慕，甚至於您的手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明白，”库兹明说着，小心地把手抽出来。同巴希洛夫冰凉的手掌的接触引起他不愉快的感觉。但是为了不让巴希洛夫察觉出来，库兹明就拿起瓶子斟酒。

“好吧，不明白就不明白！”巴希洛夫动气地回答。他沉默了

一会儿，又垂下眼睛说起来：“要是我们两人的地位换一换就好了！不过这全是瞎扯！再过两天，您就会在纳沃洛基了。您会看见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。她会握您的手。

我羡慕的就是这，现在您该明白了吧？”

“您怎么了！”库兹明不知怎样才好，便说。“您也会看到您妻子的啊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她不是妻子！”巴希洛夫厉声回答。“还好，您没有说出‘伴侣’两个字来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，”库兹明嗫嚅着说。

“对我来说她不是妻子！”巴希洛夫同样厉声地重复了一句。“她--是一切！是我整个的生命。好啦，这些事谈够了。”

他站起身，把手伸给库兹明：

“别了。可别生我的气。我并不比旁的人坏。”

马车走上了堤坝。黑暗更浓了。雨点在古老的白柳里含糊地透出声响，从树叶上往下流。马蹄在桥的木板上叩响起来。

“有这么远！”库兹明透了一口气，向车夫说：

“你在屋外边等一等我。还要把我拉回码头的……”

“行哪，”车夫立刻同意了，同时想：“不，看样子不是男人。男人总得留下来住一两天的。看样子是局外人。”

走上了碎石路。马车颠簸起来，铁踏板震得直响。车夫把车赶在路边上走。轮子在湿沙地上柔和地滚着。库兹明又沉思起来。巴希洛夫说羡慕他。当然，什么可羡慕的也没有。巴希洛夫不过是用准字眼。相反地，跟巴希洛夫在医院的窗前谈过话以后，库兹明反倒羡慕起巴希洛夫来。“又是没用准字眼？”库兹明惆怅地自言自语。他不是羡慕。他不过是怜惜：他这就四十岁了，但是像巴希洛夫那样的爱情，他还不曾有过呢。

他一向是单身一人。“黑夜，空寂的花园里的雨声，陌生的小城，草地上飘过来的轻雾，--生命就是这样地流逝，”库兹明不知为什么这样想。他又想留在这里了。他是喜爱俄罗斯的小城镇的，在这种地方，站在门口台阶上就望得见河对面的草地，宽宽的山路，大车载着干草搭船过渡。这种喜爱连他自己也奇怪。他生长在南方，家靠着海。父亲对勘查、对地图、对漂泊生活的那种癖好，也留给他了。因此他成了测量员，库兹明总认为这个职业是偶然碰上的，并且以为，倘若他出生在另外一个时代，他就会当上一个猎人，一个发现新土地的人。他喜欢这样想象他自己，不过他错了。他的性格里丝毫也没有成为那一类人物的特点。库兹明是个羞怯怯的人，对周围的人总是温和柔顺顶的。轻微的白发泄露了他的年纪。不过，任何人看见这位瘦瘦的、个子不高的军官，都不会以为他过了三十岁。

终于，马车走进了黑沉沉的小城，只有一所房子（准是药房）的玻璃

门点着一盏小蓝灯。街道是往山上走的。车夫从车座上爬下来，让马轻松些。库兹明也下了车。他稍微落后一点，跟着车走起来；突然，他感到自己这一生真够奇怪的。“我在什么地方？”他想。“一个什么纳沃洛基，僻静的小城，马的铁掌击打出火花。在附近某处，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。却必须在半夜里交给她一封重要的、而且多半是不愉快的信。两个月以前呢，在前线，宽阔的、静静的维斯拉河。多奇怪！可又多么好啊。”

山走完了。车夫拐到旁边的街上。有几堆乌云散开了，在头顶上的一片乌黑里，有一颗星时而这里、时而那里地闪起光来。星光在水洼里白灼灼地一晃，又消失了。

马车在一所带小阁楼的屋前停十来。

“到啦！”车夫说。“铃就在门旁，在右边。”

库兹明摸索着找到了拉铃的木柄，拉了它一下，可是什么声音也没听到--只有发锈的铁丝吱吱地响。

“使点劲拉！”车夫劝他。

库兹明又拉了拉木柄。铃铛在房子深处断断续续响了一阵。可是房子里还是照样清清静静，--显然，谁也没有惊醒。

“啊--啊，”车夫打了个呵欠。“下雨的晚上--格外睡得香甜。”

库兹明等了一会，更加用力地拉了一下铃。木走廊上响出了脚步声。有个人走到门边，停下来听了听，然后才满不痛快地问：

“谁拉铃啊？干什么？”

库兹明正要回答，车夫却抢了先。

“开开门，马尔法，”他说。“有人找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。从前线来的。”

“什么人从前线来？”还是那样不欢迎的声调在门后问，“我们并没有在等谁。”

“没有等，可等着了！”

门略微开了一点，还没有撒锁链。库兹明在黑暗里说明了他是谁，为什么来。

“我的爷！”门里的妇人慌张地说。“多么麻烦您！我这就把锁打开。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在睡觉。您请进，我去叫醒她。”

门开了，库兹明走进黑沉沉的走廊。

“这儿有台阶，”妇人提醒他，用的已经是另一种温柔的声调了。“夜这么黑，您还是来了！等一等吧，别碰着了。我就去点个亮来，--我们这儿晚上没电灯。”

她走开了，库兹明留在走廊上。从房间里透出来茶香。还有一种淡淡的、很好闻的气味。一只猫进走廊，往库兹明脚上擦了擦，低低叫了几声，又跑回睡觉的房间里去了，仿佛邀请库兹明跟它走似的。

在半开着的房门后面，抖动着微弱的亮光。“请吧，”妇人说。

库兹明走了进去。妇人对他鞠了一躬。这是个高身材的老妇人，脸色黝黑。库兹明极力不弄出声响，轻手轻脚地脱下外套、军帽，挂在门旁的衣架上。“您用不着操心，反正得把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叫醒，”老妇人笑着说。“这儿听得码头上拉笛么？”库兹明小声地问。“听得见，您哪，听得可清楚啦，怎么，才下船又上船！请在这儿坐，在沙发上坐吧。”

老妇人走开了。库兹明往木靠背的沙发上坐下，略一犹豫，便掏出香

烟抽起来。他很激动，这种不明不白的激动便他生气。有一种感觉支配着他；这种感觉，谁在夜间走进一个陌生人家，接触到对方的隐秘莫测的生活的时候，总是会有的。这样的生活，就像一本遗忘在桌上的书，随便掀开一页--就算是第六十五页吧。谁瞧见了这一页，就会努力去猜想：书里写的是什麼，又有些什麼呢？

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。库兹明站起来，弯下身子俯在书上，一面听着门那边急促的低语谱和衣服窸窣声，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：

不可能之中的可能，
道路轻轻飘向远方，
在远远的路上，
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……

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。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里留下来的愿望。

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的淳朴而舒适的感觉，即如那悬垂在餐桌上的灯盏，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，一幅画，画着生病的女孩、床前有一只狗，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，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，早就不合时尚了，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。

四周的一切，连那用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，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、久居的生活，於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：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，留下来，像这所老屋的住户一样地生活下去--不慌不忙，该劳动时劳动，该休息时休息，冬去春来，雨天一过又是晴天。

可是在这间屋里的古老物件中间，也有一些别的。桌上摆着一束野花--甘菊、兜苔、山梨。花束显然采来还不久。桌布上放着一把剪刀，还有被它剪下的无用的花茎。

旁边，是那本打开的书--布洛克的“道路轻轻飘向远方”。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，一本用蓝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。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，非常时兴。还有一只小手表，配着镍表带，随便扔在桌上。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，正指着一点半。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。

一扇窗子开着。窗外，隔着几盆秋海棠，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映着窗口投下的微光。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。铁溜檐里，沉重的两滴在急促地敲打。

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；正是在这时候，在夜间，在陌生人的家里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，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--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--来到了他的脑中。

“我这样想，怕是老了吧？”库兹明想，把脸转过来。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平轻妇人，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。她显然是忙着出来见他，连头也没有好好梳一下。有一根辫子搭在她的肩上，妇人一面看着库兹明，一面发僵地微笑着拿起辫子，用发针把它扣在脑后的头发上。库兹明鞠了一躬。

“请原谅，”妇人说着，向库兹明伸出手来。“我让您等久了。”

“您是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·巴希洛娃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库兹明瞧着妇人。使他惊奇的是她那么年轻，那一双既深邃又带点儿

朦胧的眼睛闪耀着那样的光辉。

库兹明为了深夜打扰道过歉，便从军服口袋里掏出巴希洛夫的信来，递给妇人。她拿了信，道过谢，看也不看就把它放往钢琴上。

“我们站着做什么！”她说。“请坐呀！到这儿来，坐在桌边吧。这儿亮一些。”

库兹明在桌旁坐下来，请她允许他抽烟。

“当然，请抽好了，”妇人说，“我自己有时也抽烟。”

库兹明递给她一枝烟，擦着了火柴。当她点烟的时候，火柴光映照着她的面庞，库兹明觉得，这副神色凝注的脸和明净的前额，是他曾见过的。

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往库兹明对面坐下来。他等待着她这样那样的询问，可是她沉默着，瞧着窗外；在窗外，雨声还是那样单调地响个不停。

“马尔法。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转身朝着房门说，“端个茶炊来，亲爱的！”

“不，您别麻烦啦！”库兹明慌了。“我忙着走。马车夫在街上等着的。我来只是为了把信交给您，对您叙叙……您丈夫的事。”

“有什么可叙的！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回答着，从花束里抽出一朵甘菊，毫不怜惜地扯着它的花瓣。“他活着--我就高兴。”

库兹明默不作声。

“您用不着忙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像对老朋友一样坦率地说。“汽笛我们听得见，当然，船绝不会在黎明以前开走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我们纳沃洛基下游，您哪，”马尔法在隔壁房间说，“河上有一处很大的浅滩。

夜晚经过浅滩有危险。因此船长们都要等天亮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证实了。“走到码头总共只要一秒钟。倘若从公园里穿过去的话，我陪您去。车夫您就让他走好了。是谁拉您来的？华西里么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，”库兹明笑了笑。

“季莫菲也夫拉他来的，”马尔法在门外说。听得见她把茶炊的筒子弄得很响。

“喝一点茶吧。要不还像什么话--雨里来又雨里去的。”

库兹明答应了，便走到大门外，把钱付给车夫。车夫好一阵都不走开，在马旁转来转去，调理著后(革秋)。

等库兹明回到屋里，桌子上已经摆设好了。放着几只金色滚边的老式蓝茶杯，一罐煮开过的牛乳，蜂蜜，一瓶打开来的葡萄酒。马尔法搬来了茶炊。

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道歉说招待太简陋，又说她准备回莫斯科去，目前暂时在纳沃洛基市立图书馆做点工作。库兹明一直在等着，以为她总会问起巴希洛夫，但是她没有问。库兹明因此愈来愈觉得局促不安。还在医院里他就猜想，巴希洛夫同他妻子是不和的。可是现在，看到她瞧也不瞧便把信搁在钢琴上，他更完全相信是这么回事了，于是他觉得，他没有尽到对巴希洛夫应尽的责任，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过失很大。“信，她过一会或许会看的，”他想。有一点是搞清楚了：这封信，巴希洛夫曾经看得这样郑重，为了它，库兹明才在不适当的时刻出现在这所屋子里；而这儿。却不需要它、

对它不感到兴趣。库兹明到底没给巴希洛夫帮上忙，只不过使自己处在了堪尬的局面里。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情，便说：

“您别生气。有邮局，也有电报局，--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麻烦您。”

“哪有什么麻烦！”库兹明连忙回答，停了一会，又加上一句：“相反，这倒挺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库兹明脸红了。

“好什么？”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略微提高了声音，又问：同时把眼睛抬起来盯着库兹明。她瞧着他，好像努力要猜出他是怎么想的，--她身子微微往前挪了挪，严峻地等着回答。可是库兹明沉默着。

“到底好什么？”她再问了一句。

“怎么对您说呢，”库兹明沉思着，回答说。“这种话谈起来很特别。一切我们所喜爱的，常常难得亲身遇见。我不知道别人怎样，我只是就我自己来说。一切好的东西，总是在身旁一闪就过去了。您明白么？”

“不太明白，”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皱着眉头回答。

“怎么跟您解释才好，”库兹明说着，心中暗暗生自己的气，“您有时大约也会遇到这类情形的。隔着火车车窗，您会忽然看到白桦树林里的一片空地，秋天的游丝迎着太阳白闪闪地放光，於是您就想半路跳下火车，在这片空地上留下来。可是火车一直不停地走过去了。您把身子探出窗外朝后瞧，您看见那些密林、草地、马群和林中小路都一一倒退开去，您听到一片含糊不清的微响是什么东西在响--不明白。也许，是森林，也许是空气。或者是电线的嗡嗡声。也或者是列车走过，碰得铁轨响。转瞬间就这样一闪而过，可是你一生都会记得这情景。”

库兹明不说话了。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把盛着酒的杯子推到他面前。

“在我这一生中，”库兹明着，脸上一红；他谈起自己的时候总是要这样脸红的，“我永远等着有像这样意外而又单纯的事情。每当我找到它，我就觉得幸福。幸福的感觉不长久，可是常有。”

“现在也是这样么？”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问。

“是的！”

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垂下了眼睛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说不清楚。我只是有这样的咸常，我在维斯拉河受了伤，躺在医院里，所有的人都接到过信，可是我没有信。因为没有人写信给我。我躺着，当然，也跟大家一样，思索着自己战后的未来生活。那一定会是幸福的、不寻常的。后来我的伤好了，让我去休养一个时期。指定了地点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问。

库兹明说出城市的名字。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什么话也不回答。

“我坐上船，”库兹明继续说。“两岸的村庄，码头。还有沉闷的孤独之感。您千方别以为我是在抱怨。孤独也是有很多好处的。然后到了纳沃洛基。我一直担心会睡过头，错过码头。深夜，我走上甲板，我就想：多奇怪啊，在这笼罩着全俄罗斯的无边黑暗里，在阴雨的天空下面，成千上万、各种各样的人在安静地睡觉。然后我坐上马车到这儿来，一路在猜想我遇见的会是什么人。”

“您到底为什么仍然觉得幸福呢？”奥尔加·安德列也夫娜问。

“那……”库兹明忽然想到了。“反正很好。”

他不说话了。

“您怎么啦？说呀！”

“说什么？我只是唠叨了一阵，说了些废话。”

“什么都说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回答，她好像没有听到他后面的两句话。

“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”她添上一句。“虽说这一切不免有点奇怪。”
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了窗帘。雨声没有停息。

“有什么奇怪的？”库兹明问。

“老是下雨！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说着，把身子转过来。“就像这种会面。还有我们晚上谈的这些话，--这难道不奇怪？”

库兹明困窘地不作声。

窗外，一片潮湿的昏暗，在山脚下有个地方，轮船的汽笛拉响了。

“啊，到时候啦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仿佛感到轻松似地说，“拉笛了！”

库兹明站起身来。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一动也不动。

“等一等，”她平静地说。“让我们在动身以前再坐一会。像从前那样。”

库兹明又坐下来。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也坐在椅子上沉思起来，甚至转过身去背冲着库兹明，库兹明瞧着她那高高的双肩，那扎成结子别在后脑上的重甸甸的辫发，那洁白的脖颈，心里想：要不是有巴希洛夫，他就绝不离开这座小城到任何地方去了，他就会留下来直到假期结束，怀着激动的心情过着生活，由于有这位可爱的、此刻显得非常伤感的女人生活在近傍。

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站了起来。在小小的外室里，库兹明帮她穿上外套。她在头上披了一条围巾。

他们走出来，沉默地沿着漆黑的街道走着。

“天快亮了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说。

在河对岸那边，水蒙蒙的天空泛着蓝色。库兹明发觉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您冷吧？”他不安起来。“您用不着出来送我。我自己也能找到路。”

“不，用得着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简短地回答。

雨过去了，可是雨珠还从屋顶上往下滴着，敲打着木板辅成的人行道。

街的尽头是公园。便门是开着的。一进门，立刻是浓密的、荒芜的林荫道。公园里散发出夜间寒气和潮湿的沙土味。这是一座老旧的公园，高大的菩提树遮得满园黑忽忽的。菩提花已经开谢了，放出轻微的气味。只要有一阵风拂过公园，整个园子便会喧哗起来，好像一场暴雨向园中倾盆泄下，又立即停息了。

公园的尽头是俯临河上的悬崖。在悬崖之外，--黎明前雨

蒙蒙的远方，脚下出现黯淡的浮标灯光，雾，夏季阴雨天的全部沉郁。

“我们怎么下去呢？”库兹明问。

“上这儿来！”

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往那正对悬崖的小径转弯过去，走到木梯面前；木梯直通下面，下面--黑沉沉的一片。

“把手递过来！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说。“这儿有好多梯蹬糟朽了。”

库兹明把一只手伸给她，他们便小心地往下走。梯蹬之间长着青草，

都给雨淋湿了。

在木梯的最后一层平台上，他们停了下来。码头，船上红的、绿的灯火，已经望得见了。轮船放了一声汽。他现在就要同这位素不相识却曾这样亲近的女人告别了，什么话都没有对她说--一句话也没有！想到这里他的心都紧缩了。他甚至还没有向她道谢--为了他在他的旅途中招待了他；把她那戴着湿手套的结实的小手伸给他，小心地牵引他走过老朽的木梯，每当从栏杆下垂的湿淋淋的树枝可能挂着他的脸的时候，她都轻轻地说一声：“低头！”库兹明就顺从地弯下脑袋。

“我们在这儿分手吧，”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说。“我不往前走了。”

库兹明看了看她。从头巾下面望着他的那一对眼睛，又不安、又严峻。难道说在这时候，在这一分钟，一切都将成为往事，无论在她的或他的生命中，都只成为一个沉重的回忆么？

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把手伸给库兹明。库兹明吻了它，觉出了那种轻微的香水味，就是他在雨声中，在那间光线暗的屋里第一次闻到的气息。

当他抬起头来，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声音却这样轻，库兹明没有听清楚。他觉得，她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徒然……”也许，她还说了别的话，可是轮船从河上气冲冲地叫了起来，仿佛在抱怨这又冷又湿的黎明，抱怨它自己在雨中、在雾里的流荡生涯。

库兹明头也不回地跑到岸边，穿过充满草席和柏油气味的码头，走上了船，立刻爬上空寂无人的甲板。轮船已经离岸了，缓缓转动着轮子。库兹明走到船尾，朝着悬崖、扶梯望去--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还在那里。天色还没有大亮，不容易看清她。库兹明举起手来，可是奥尔加·安得列也夫娜没有回答。

船愈走愈远，把长长的浪花向沙石的岸边驱赶，晃动着浮标，岸傍一丛丛海柳也急促地摇曳作响，回答着轮船的碰击。

1945年

